

由泰山到張家口

Y
U



馮先生題語

能上刀山方能苦讀書
敢下油鍋始敢真革命



馮玉祥
三九一七
泰山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陸軍第二九軍公辦處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

目次



目次

馮先生在泰山讀書室攝影

泰山附近貧民合影贈馮先生紀念

馮先生題字

馮先生優遇之殘廢官兵相片二顧



24496

一、應付國難的新邏輯

與馮先生之泰山養病

A. 滬委責難汪蔣電

B. 復孔祥熙之辯護電

二、在泰山中

病狀

修養

郵老孫貧

建六賢祠

優待殘廢官兵

勉勵舊友求學

三，滬戰協定前後

滬戰協定前第三者對馮之觀察

滬戰協定後

四，養病中之憂國情緒

滬戰協定後汪蔣夫婦遊山玩水

恥見國聯調查團

高友唐口中的南京政府貪污

致廣州西南執行部電

五，汪張辭職中之態度

忠告當道

三陽觀賦詩

與新聞記者談話

六，九一八週年紀念的宣言與談話

A. 答新聞記者

B. 怎樣紀念九一八

七，由泰山到張家口

濟南車站答記者

5. 次 目

過津謝絕于學忠招待

憑弔南口陣亡將士紀念碑

與記者談話

遊覽明陵

八、三中全會與居住問題

蔣的欺騙民衆話

與新聞記者談話

三中全會提案

九、各種謠言之襲滅

兩電羅文幹

發表江電

十、關懷抗日將士

致各方函電

馮先生在山讀書室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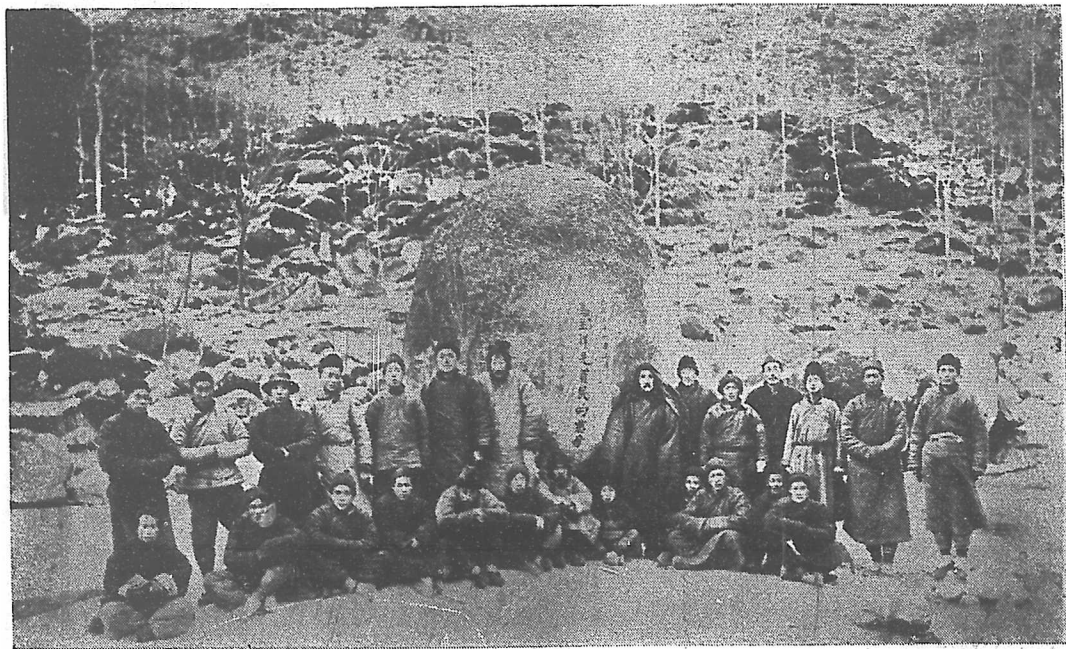
馮先生新詩

地 廿

印 度 國 奴 被 吞 滅 了 亡 國 土 ！
 可 憐 的 萬 人 族 ！
 無 日 不 受 人 剝 削 的 苦 ！
 真 痛 苦 ！ 能 跳 出 英 人 鍋 爐 ！
 甘 地 ！ 獨 立 運 動 ！
 創 立 自 主 義 ！
 英 國 布 匹 不 服 用 ！
 消 極 抗 擊 ！
 帝 國 主 義 ！
 連 獄 受 苦 ！
 幹 到 底 ！ 能 達 到 你 的 目 的 ！
 不 怕 不 平 ！
 為 印 度 ！ 不 平 ！
 大 公 理 ！ 不 平 ！
 強 公 理 ！ 不 平 ！
 不 強 公 理 ！ 不 平 ！
 被 迫 大 打 不 平 ！
 大 家 來 打 不 平 ！
 打 不 平 ！
 終 能 成 功 了 世 界 革 命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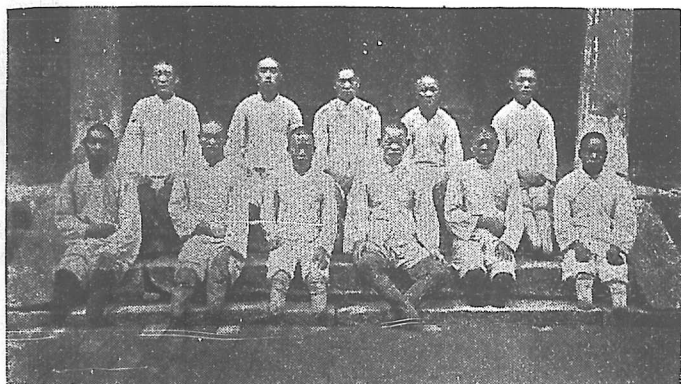
念紀生先馮贈影合民貧近附山泰



為最大多數的人
類謀最大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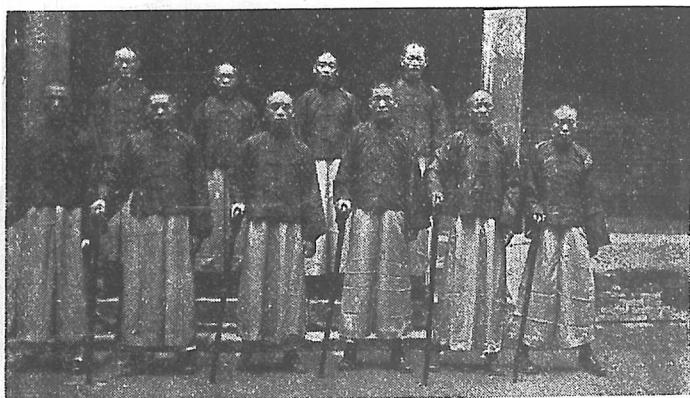
馮玉祥
泰山
三三九二七

受馮先生之優遇之殘廢官兵



(上) 未裝假腿之前

(下) 裝好假腿之後



周克善 韓冠賢 崔華林 范國順 張瑞興 崔殿勝 王德平 光明孝 孫克山 韓明堂



一，應付國難的新邏輯

與馮先生之泰山養病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馮煥章先生懷抱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目的，奔走於滬寧洛浦之間，不幸於二中全會而病，在徐養治無效，而不能不赴泰山。

馮先生因養病，於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毅然赴泰山。但是爲甚麼病了
呢？難道真是天禍中國，使主張抵抗最力的馮先生生病嗎？據編者的觀察，「
天」並沒管事，的確確是「人禍中國」！

我們試看一看滬戰的情形，準知道滬戰變了質，不成一幅壯烈的悲劇，而



變作了至滑稽的喜劇，前線的忠勇戰士與力主抵抗增援的奔走呼號者，如馮先生——都成了大傻瓜。

我們且把滬戰激烈時的遠境素描一下：

1. 第五軍自動參加滬戰時，宋子文部長發表談話，以後再有自由行動者，立按軍法從事。

2. 身為旅長，負防禦瀏河重責的王賡，於滬戰正酣時，特身懷軍事配備圖，到敵方境內，以備敵人的拘捕搜索，而十九路軍的失敗，就是日軍據圖，詳知我方配備的實況，乘虛繞攻瀏河所致。但王賡是宋部長的嫡屬，終於被捕後安然釋放。

3. 軍委會通過的決議案，是以十萬大軍援滬，限一週內到達，但是一讀蔣光鼐等的撤兵通電，乃知執行決議案的軍政部，並未嘗增援。（通電原文附）

(銜略)暴日縱兵遼瀋，轉窺東南，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作緊急之自衛；與之相搏於滬濱者，一月有餘矣。最初與敵之海軍陸戰隊，及其初到陸軍慶戰二十餘日，殺傷過半，敵不得逞，而其第二批陸軍運到，我駐在蘇浙之中英直轄第五軍兩師，亦加入作戰，相持者復一旬，殲敵者又六七次，彼虜仍不得逞。最後又以其白川大將，率領兩師團來，而我始終在戰場者僅五師，為數不滿四萬，敵則加倍於我，至是彼虜一面以講和形勢詭商停戰，欺騙國聯。而以一師加入正面，一師由瀏河附近登岸，襲我後路，使我腹背受敵。而我運輸困難，援師不及，不得已乃於東(一日)夕奉命將前線陣地放棄，為戰略的撤退，再圖反攻，此我十九路第五軍一月以來與敵苦戰之經過情形也。夫暴日挾其既定整個之計畫亡我，我非全國動員以極大之決心，作普遍之奮鬥，不能得最後勝利。我十九路軍與第五師抗敵，非求一隅之勝負，與彼虜爭一日之短長，乃欲以此僅存血肉，供救國犧牲，作同胞馬前之導卒耳。自政府遷洛，已決定長期

抵抗政策，我全國軍民，正當秉承此旨，一致奮起，電擊響應，此仆後繼，勿以滬海之偏隅進退爲念，勿爲敵人分化之詭謀所中，尤望我東北同胞，啣爲虜之痛，急起遣兵，收復失地，使敵備多力分，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當併此未盡餘勇，與強虜作最後週旋，藉收夾擊之效。土耳其苦戰三年，卒大破希臘十五萬軍，轉敗爲勝。杜蘭斯窪一小部落耳，亦能血戰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以三萬萬方里之地，四百兆人民之衆，果能全國一德一心，不能殲此跳樑小醜，吾不信也。朝鮮之亡也，猶有陸軍數萬，卒被日人解散以盡，今我國現額之兵，統計不下百餘萬，與其待國亡後供其宰割，何如及此未亡之時，作一光榮之犧牲。此次暴日蹂躪上海多時，炸彈所至，廬舍坵墟，死亡枕藉，子遺黎民，莫不同仇敵愾，不聞怨聲，此等悲慘之劇，可泣可歌，國士猶是也，人民猶是也，苟一旦王權既失，寄生命於仇人之手，其慘狀又當何若也。惟願我全國父老兄弟，毋忘關北江灣，全國軍事領袖，毋忘朝鮮，及今日之東省。暴日向國際公

開宣傳，不謂我爲非有組織之國家，即謂我國人不知鴟原急難，擊首而尾不動，可以各個擊破也。倘我全國軍民猶以府幕遊釜爲安，罔識閭閻禦侮之義，忘同屋之纓冠，作鄉隣之閉戶，是誠爲見仇者可快，而爲見愛者所痛矣。我十九路軍第五軍亦惟有收拾餘燼背城借一，事之不濟，則拼命於沙場，以謝我炎黃祖宗在天之靈，不願爲亡國之民也。敢曰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尙幸即墨不亡，侵地終反，撥甲哀鳴，淚盡以血，惟我同胞實昭鑒之。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路軍長蔡廷楷，司令戴戟，第十五軍軍長張治中，暨各師旅團長同叩，」

40 寧滬各地，封閉各義勇軍後方辦事處，並在汴洛等地，逮捕驅日敢死隊之人員。

50 三月四日，二中全會開正式會時，汪蔣得上海各委責難電，於是蔣等再鄭重表示抗日決心，然即日我軍再克瀏河，仍以無援而退。

60 二中全會開會時，一部份委員質問不援滬之理由，上海各委亦來電責摘

，而答覆之辭，則謂「我軍過江須步行，故增援不及，」假設一般阿斗，不是得着喪盲症，準知道有京滬鐵路，而且戰時的普通車，猶可到達蘇州。即使軍政當局健忘，忘記了有京滬車亦可運兵，非令援軍於渡江後步行不可，亦不致一月之久，遲不到援軍，（滬委來電及以二中全會名義繞灣復孔祥熙電附）

A. 滬委責難汪蔣原電

「竊吾國抗日，以滬戰關係最重，影響最大，故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十萬，正以中日問題之解決，其關鍵繫於此也。我方初以十九路孤軍應戰，嗣加派第五軍，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義薄雲霄，唯衆寡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同人在滬，觀察較切，迭電請援，屢以逾分之詞，督責當局，蓋本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之義，聲嘶力竭，以致爲敵所乘，陷我瀏河，牽動全線，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

前事已矣，來者可追，同人不避厭憎，敢再爲率直之忠告。今黨國與政府均到一嚴重關頭，當局前此畏敵苟安之心理，苟不痛切革除，則不特民衆之憤怒不可遏抑，即黨內與同人同見解者，亦何能與當局同負此誤國之咎。上海一時影響之巨，實非筆墨可窮。竊謂爲今之計，當局則宜下大決心，迅速增兵，收復滬滬，一面決定積極抗日大計，此爲中華民族唯一生路。苟再猶豫，前途顛危，有非同人所忍言者，旋轉之責，全在諸兄。同人目擊心傷，不自計其言之過切，惟諸兄察之。孫科·陳友仁·楊庶堪·柏文蔚·陳嘉祐·張知本·梁寒操·馬超俊·陳慶雲·桂崇基·何世楨·劉蘆隱·黃季陸·熊克武·孫鏡亞·陳中孚江(三日)。

B. 復孔祥熙之辯護電

孔祥熙三日致二中全會電云，我軍退守第二防線，變更戰略，勢非得已，詳照前會通電軍委會，請固後防，今不幸言中。此間輿論極憤激，咸因政府，民

憤可知，現聞日軍仍進逼，請迅定自衛整個計畫。二中全會五日覆孔祥熙電云，『孔委員長之先生助鑒，密，頃奉江（三日）電，以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海上人士有咎政府事前缺少準備，臨時又無增援者。有謂當此軍事緊急之時，尙無負責統率全國軍事專員者，民衆激昂之狀，可以稔知。但一切責難，與政府之實際措施，供參考則有餘，與事實則往往不合。查一月以來，政府初則調蘇浙駐軍赴滬，繼則調及河南江西駐軍，兼程前進，但日本以海艦運輸，而我軍須過江，須步行，自不能及其迅速，此乃交通關係使然，於事殊苦無可奈何。至於抗日準備；政府已具長期抵抗之決心，前線將士，又極奮勇。先生在上海目擊事實，諒可解釋。至當此嚴重時期，軍令不專，確爲不便。二中全會昨日議決，於軍事委員會設委員長，主持軍令矣。知注特覆。並祈用種種方法，向各界說明，俾釋誤會。當此危急存亡之際，除舉國一致互助，無他敏捷之方法，高明當能鑒及耳。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啟，（五日）』

7. 當局口口聲聲贊成抵抗之時，即滬戰協定暗中進行之日。至三月十日，

而外次郭泰祺正式與重光交換停戰意見，於是口頭上之理論，由決心抵抗，一變而為長期抵抗，再變而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是事實上又如何呢？已為國人所盡知矣！

總括一句，滬戰於曖昧的假抵抗中被犧牲了。假設將來在舞台上扮演，很可以代日中兩方軍閥作幾句對話之辭：

（日軍閥唱）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可人，你不抵抗，我決不打您；看一看你那座安安穩穩的高昌廟兵營，我打他，原是為您，為您消滅異己的軍人！

（中軍閥唱）謝謝您，忒多情，敢不謹遵台命！

所以滬戰不援，並一如日人之意，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他將軍隊趕緊調往東北去打義勇軍，而停戰協定中，對於東北問題，固然一字不提；就是滬戰責任，也置諸不談。

在這種情況之下，主張抵抗的富有血性及愛國心的人，焉得不病，但是爲甚麼不帶病掙扎呢？這是在「瀛戰不援的新邏輯」之下，使人無掙扎餘地了！

「過江後須徒步，致使援軍不能到上海」這個苦心製造來解釋「後援不繼」的超等理由，恐怕當局們自己也不禁噙然失笑，彷彿有一點兒不夠，所以在二中全會時，又加上是軍令不統一。如何是統一呢？據代言人汪革命家精衛先生說：「必須設軍事委員長，」這個名詞的確新穎，與九一八失地時的總司令三字，在筆劃上完全不同，假設有人反對，便是破壞軍令統一，喪師失地的罪，就該反對者來負。彷彿只此三字，便是救中國的良藥。更彷彿蔣委員加上一「長」字，天下事即大定矣！爲應付國難而特開的二中全會，其成績即如斯，所謂抵抗的大計，只剩「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兩句門面語了！

所得的新邏輯如下：

「滬戰不援，是軍令不統一；

只有設軍事委員長，軍令纔是統一；

所以必須設軍事委員長！」

新邏輯的理論實現了，蔣委員於半推半就的作態中，「長」起來了！而東北的偽國，也宣告成立了，日軍大部調往東北去打義勇軍，義勇軍紛紛求援，榆關也時告緊急，可是也未見蔣委員長統一軍令，去出兵討逆抗日。假設有人去催促委員長發兵，則有破壞軍令統一，及反對委員長之嫌，以前未設委員長之先，雖然主張抵抗的決議案，決而不能行，但猶有說話的機會，現在無論抵抗與不抵抗，由委員長統籌全局；主張抵抗的人，雖懷滿腔熱血，也無所用之，反時有被加破壞大局的罪名，所以縱欲帶病掙扎，以圖報國於萬一，事實也辦不到，而委員長巍然在上，口口聲聲說他的葫蘆內，有救國良藥，只有讓他先下一劑！

馮先生不得已的苦心，與到泰山養病的動機，在他致李任潮的電報中，可以概見一二：

特急南京李委員任潮先生助鑒。密，刪電承示軍委會各節，均敬悉。吾人爲抗日計，故只有相忍爲國力謀一致。若一旦妥協，則不謹違背向來之期望，亦且無以對國家對同胞，對此次犧牲之將士也。惟有迅速辭去一切，以謝不敏耳。特佈愚臆，未識尊意以爲然否，佇盼賜指教，幸甚。弟馮玉祥叩

二十一，三，十七，徐州

二，在秦山中

馮先生於抵秦山後，即寓普照寺，約將六月，此六月中之生活，分述如次

一 病狀

馮先生一生刻苦自勵，勤於運動，其體力素健，惟在十六年至十七年間，努力北伐，一方調解寧漢各方之糾紛，一方於革命軍未能由津浦北上之際，獨任京漢隴海曹濟大名諸線之戰鬥主力，夙興夜寐，未嘗稍休，加以素與士卒共甘苦，飯食簡陋，致不足維持其最低營養，而歷年政治腐敗，災患頻仍，馮時先天下之憂而憂，致精神上常感劇痛，因此腦胃稍受損傷。多患失眠於胃疾，

故此次赴泰山養病，至七月方告疴可，而八月間又患牙疾一次，茲將各報所載病況彙誌：

五月十四日燕京社泰安快訊，久在泰山養病之馮玉祥氏，因謝絕賓客，致一般往謁者，以未能一見顏色爲憾，記者昨與遊泰山，繞道赴普照寺，欲與多日不見之馮氏一傾其渴慕之念，且一探其最近對時局之感想，抵寺後，適與馮之隨員某君相值，始知馮公外出散步，不得已，乃向某君探詢馮之近况如左，問（記者問，以下做此）馮先生之近况如何，答（某君答，以下做此）喉症已愈，惟痰喘咳嗽，總不見輕，但醫藥不可再服藥，免傷腸胃，最好用自然療養法，不僅痰喘可愈，即體力精神，亦可恢復。故近來於寫字讀書之外，即在附近山林田疇間散步，並於晨間作深呼吸，因養病宜於清靜，各處來賓，多不能親自接見，想大家一定能原諒的，問，馮先生對目前時局有何感想，或主張，答，馮先生來此，本爲避囂養病，平日不嘗談到政治問題，但是他的主張，前

曾登各報，至少仍是不變初旨的，至於他的感想，前天曾談到蔣光鼐的辭職，將要照准的消息，大有感慨不平的意思，蓋蔣爲滬案主要將領之一，是有功於國家民族的，所以很替他惋惜，尤替國家惋惜，今天又見報載蔣光鼐辭職已慰留，可見大多數人的意志，總是有用處的，問，馮先生最近是否赴粵，報載粵陳託鄒海濱迎馮，是否屬實，答，此間并無所聞，想係傳聞之誤，前幾天報載孫連仲奉馮命赴滬，正詫異間，旋見孫連仲闢謠之電，已揭載各報，足見傳聞的錯誤，時所難免，談至此，記者即興辭而出。

六月（濟南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發專電。）泰安電，連日馮患咳嗽仍重，不見賓客，暫不能離秦，昨德醫蔡善德抵秦，爲馮醫治，李烈鈞刻尙在秦，亦患神經衰弱症，二十一日起由蔡兼爲醫治，一時亦難他往，馮李每日漫游泰山名勝，以擴胸襟。

七月十八日濟訊，中委馮玉祥氏，自養病泰山普照寺已數月有餘，月前馮

又由普照寺移住三陽觀，記者於日昨得便，特赴泰山三陽觀訪馮，適馮他出，未得晤見，僅就各方所得馮之狀況，分誌於後，三陽觀中優遊自在，馮於月前爲習靜起見，由普照寺移居三陽觀，該觀在普照寺北里許，觀內綠樹參天，房屋較普照寺爲少，然地境異常幽邃，極適於養病，故馮移居後，病體大愈，現馮在觀內讀書寫字，每日山嵐水滄，任意遨遊，優然自在不啻陸地神仙，惟馮現仍節儉自持，衣藍粗布小衣褲，每飯尚有窩窩頭，肉食極少，每晨常步行阡陌間，不知者固不料其赫赫之馮總司令也。

一一 修養

馮先生素以匡時濟世爲己任，故不肯自逸，且時時刻刻求學問上之進益，故隱居泰山時；晨起仍甚早，盥漱畢，遂登山散步，或作器械操，歸進小米粥少許，即入室讀書，歷聘陳李陶諸先生蒞山，輪流講學，教授政治經濟中國社會制度及一般社會科學，每日在六小時以上；餘時則研究文學及習字，並與一

般同住友人，討論各種學理與實際問題，故馮能於短時期內，由軍事家進而為有確定主張之政治家，均由歷年苦研與修養而得，與一般因驕奢淫逸而喪志者較，實不啻天淵之別也！

三 卹老拯貧

馮先生常說，革命是為貧苦的同胞謀幸福的。固然，在整個的社會制度未改革以前，很難以慈悲主義，來拯救貧苦。不過在未握得政權，樹立新社會制度的時候，也不能不盡力之所及，能拯救一個苦同胞，在社會上，也少一個受罪的人。住在泰山附近的老百姓，大都以種地及出賣苦力為生，常常終日勞動，不得一飽，馮先生既住泰山，即立刻派人調查當地人民的痛苦，及其生活需要。對於衰老無謀生能力的人，按月給以生活資料。並且成立一種形似合作社與貸本處的機關，以為一般苦百姓的救濟所。使他們少受中介人的剝削，也不

致受高利貸的重壓，對於舊雨任職地方者，時以清廉愛民相勉，如七月十八日報紙所載通訊消息一則，則其例證之一：

七月十八日泰安通訊：泰安民團大隊副韓升元，馮當階長時韓曾當兵，現馮在山中，不時請韓至山晤談，並常勉之曰，韓三，（韓行三東平人）汝以地方人而任地方官，必清廉自持，否則不惟國家所不許，抑亦桑梓所不容，馮個人平日之節儉自持，廉潔奉公，於此可見一斑云。

所以當地老百姓，對於馮先生，非常感激，在馮離泰安時，還攝影相贈，以誌不忘（像片列卷首）

四 建六賢祠

是非不明，賞罰不公，即是政治腐敗原因之一，因為使善不知勉，惡不知改，已足以遺害無窮，何況在無是非，無賞罰的局勢之下，必致釀成蠅營狗苟

，只圖對上如何逢迎，便可陞官發財，而逢迎之資，皆取於下，其他非所計；如此國家焉得不糟，政治焉得不壞。所以革命之前的官吏固然壞，而革命後的新貴，尤其不可說。例如人民販賣一兩一錢的鴉片；必受重罰，而江安永年兩案，則置之不談。江北人作漢奸，自然應當殺無赦，而獻地圖之王庶安然無恙，諸如此類，不堪枚舉。所以馮先生於山居中，欲矯此弊，使人知善明恥，特設一六賢祠，供幾位抗日救國者的牌位。該祠就關帝廟西偏屋改飾，並不耗費物力，而對於一般老百姓，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建六賢祠而其中知有打日本的將軍。假設與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捐十萬元，修白馬寺，及在南京杭州等地，提倡磕頭修廟打醮相較，則六賢祠之意味，自為明顯矣。茲將報紙中所載之六賢祠消息摘載如次：

五月二十九日建國社云。平市接近馮玉祥之某君，昨對記者談馮氏近況如次：馮玉祥現已病愈，擬常住泰山，並無他往之意。茲聞馮現在泰山關帝廟後

建六賢祠，供奉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朱慶瀾，王瑚六人之長生祿位，馮稱，陳蔡蔣戴四人爲真愛國，朱王二人爲真愛民，故祝其長生，多爲國民造福云。

七月十八日泰安通訊（六賢祠前必恭必敬）關帝廟西偏屋內，爲馮所設之六賢祠，內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王瑚，朱子橋六人神位，神位上寫之真正愛民的清潔好官王先生瑚之神位；河北人，真正愛民清廉的好官，朱先生子橋之神位，遼寧人，抗日救國的活神仙，蔣大將軍光鼐之神位，廣東人，抗日救國的活神仙，陳大將軍銘樞之神位，廣東人，抗日救國的活神仙，蔡大將軍廷楷之神位，廣東人，抗日救國的活神仙，戴大將軍戟之神位，廣東人，馮每至六賢祠，必肅然起敬。

（廣書標語誓死抗日）王母池北里許，有一關帝廟，內有馮所書之東三省地域，人口，物產，圖甚詳，令人觀之，觸目驚心，牆上並有標語，上有（國亡

了，我們再不努力，定要當亡國奴了），其憤恨與誓死抗日之決心，形於言上。室內尚住有傷兵十三名，均係馮之舊部下，每日由馮發給餉銀，蓋皆馮共患難之人也。

五 優待殘廢官兵

馮先生在軍中時，對於官兵，視如手足，先生之家庭，即軍隊，故先生無積蓄，無私產，稍有餘裕，即用在官兵身上，尤其對於因戰受傷之殘廢官兵，更體恤無微不至。凡軍隊駐紮之地，必有殘廢官兵院之設置。

然北伐一役，以第二集團軍而論，傷殘者達萬，決非私人能力，所能救卹，而革命犧牲者，當然應由革命政府負責優卹，不僅對二集團軍當如是，其他各部為黨國犧牲者，均應同然。故馮推己及人，屢向政府提撫卹專案，然終如石投水，被財政困難四字所打銷，致成政府之某部可為太太買數十元一個之洗

脚盆，而不能撫卹有功之犧牲者等類畸形狀態。故馮先生不能不力謀個人之救濟。即不問軍政事以來，凡殘廢官兵來謁者，雖于經濟艱窘之時，亦必妥爲安頓或救濟。去年馮因國難南下，沿途所遇殘廢無歸之官兵；特爲在洛陽設院安置，一切衣食住備極豐厚，最近來泰山之後，仍有殘廢官兵來就者，乃在關帝廟中收容，並爲之裝置假腿，優爲待遇，馮先生之意，頗欲相同以待遇，普及于一切受傷殘廢之武裝同志，惜因經濟力所限，尙未能立刻實現耳。

六 勉勵舊友求學

馮先生抱定救國濟世的宗旨，所以時時自勉，以求學業的進步，方足以担负國家的重任。同時，對於一般舊友，也常相磨礪，勸大家努力研究，觀其致鹿鍾麟石敬亭孫良誠諸人的兩函，即可知其與人爲善的切念：

A. 致鹿瑞伯函

瑞伯吾弟大鑒：頃接手書，具悉清恙，已大見輕減，遠懷頓慰，閉門讀書，研精學問，爲他日救國之用，實爲吾人目前最要之事。吾弟遇事皆能獨見其遠，學問一途，亦必不能例外也，尙望吾弟關於社會科學中之新經濟學，新政治學諸書：先行擇要精讀，再爲進一步之博覽，然後知世界大勢，以及國內病源之所在，然後知非有學問，絕不足以言救國也，願與弟等共勉之，專覆，不盡，即祝康適。

小兄祥啓八月九日

B. 致鹿石孫函

瑞伯少雲 筱山吾弟大鑒頃接來札，具悉一一，近况清適，至慰遠念。年來國事如斯，痛心曷極，吾人於此，惟有努力自拔，奮勉求知，以爲來日救國之準備，方是真正出路，願學問之要，首在致用，中國舊學，既不能盡適於今日，自應力求新知，始不至涉於空泛，願與吾弟共勉焉專覆，即頌

近社。
○

小兄祥拜啓八月二十三日

三、滬戰協定前後

一 滬戰協定前第三者對馮之觀察

自從口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府，擁着抵抗的招牌，而事實又恢復了軍事獨裁，以致一般愛國者，欲求效死而不可得；甚至不能發言，馮先生不得已纔到泰山養疴。先看他們的作法，只要他們真有辦法，真正抵抗，馮先生決不求「成功自我」，並且避免在政府有碍他們的嫌疑，使他們安心幹去，不致於委謝責任，說：

「我們本來可以把國難挽救回來的，但是因為政府內部不一致，所以不能生效！」

滬戰不援，藉口於徒步行軍遲緩，更藉口未設軍事委員長，軍令不一，所以馮先生恐怕他們再運用這個新選輯，必將嚴重的困難，愈加久延。纔選定泰山，閉戶養病。可是特號大人物們對馮的心理，簡直是「又是恨他，又是怕他！」恨他在政府討厭，怕他不在政府內，不能點綴政府的「抵抗」招牌。費盡苦心，想給他一官半職，或者造幾句謠言逼他一下；但是馮的窮骨頭非常之硬，並不在乎，因為公理自在人心，一手掩不盡天下人的耳目，在滬戰協定簽字之前有黃鄧兩先生的談話，可以參証。

（四月四日北平通信）記者昨晤黃少谷氏，詢以關於馮玉祥氏之種種消息黃君談話如下，近來各方關於馮先生之傳說甚多，茲願就個人所知分為三項奉答，（一）馮之主張問題，馮先生自離汾陽到京滬迄於現在，其主張可概括為對內主張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對外主張武力抗敵，收復失地。其在京滬之言論函電及向一中二中兩次全會之提案，始終本此見解。目前養病山中，主張仍係一

實，惟如何見諸事實，則須行之以漸，就精誠團結言，汪先生暨中央諸同志於危難之際，毅然肩負艱鉅，任勞任怨，自當力為贊助。就武力收復失地言，中央已定長期抵抗之決心，現雖運用外交，然仍以武力為後盾，外交運用一窮，舍流血無第二條路可走，其間僅有步驟問題，馮先生對此甚諒解。(二)馮之職務問題，外間對此議論紛紛，甚有濫造謠言，謂馮因欲任軍職而感到失意者，無稽之談，可置勿論。馮先生於抵滬之始，即曾函覆舊日袍澤，告以本人不願再任軍職，各軍應為國效命，不可只知擁護個人仍蹈二十年來軍隊私有。軍閥誤國之覆轍，其旨趣有數函已可大白。近來所傳韓向方先生等保馮先生為洛陽綏靖主任之說，據上月二十七日自泰安來人談及，山中對此並無所聞，度韓主席等致電中央時，未及通知馮先生，否則必被勸止，韓主席之意誠甚善，而馮先生則決不願中央為人而設官。前日報載某君談話，一若馮先生必欲再博一官以自娛者，其措辭於馮於韓似均不無失言處，以馮之歷史言，試問何須再添四

字官銜裝潢門面乎。至馮究竟應否再任軍職，個人意見以爲須視黨國之需要如何，例如大規模對外作戰時，政府或將徵及宿將，軍隊及人民亦將要求政府多用賢明之統帥，在馮先生本人，則儘可不待政府命令，軍隊捧場，而自行投入正式軍隊或義勇軍中，爲戰鬥員。馮自從軍到現在，三十年來，即係以仇國爲假想敵，有爲國雪耻效命之機會，決不放棄，任何人不能阻止其盡國民應盡之義務。若國家不對外，而又無其他必須馮氏復任軍職之原因，則馮氏爲國致力之處正多，何必拘於軍職，若時至今日，仍有人爲權利地盤之想，則其人必被吾民打倒，可斷言也。(三)馮之病况及行止問題，馮先生前次在徐即患喉症，體溫達華氏表百零五度，以急於晤汪蔣諸先生，不待全愈，即力疾赴寧，旋又趕赴洛陽，出席全會，抵洛後即發熱吐痰咳嗽出汗，漸不可支，故正式會議三日，僅能出席一次，亦不及終席而退。迄全會閉幕，即赴徐就醫，願服藥已多，未全收效，最近體溫雖漸降低，而咳嗽不止，有時且咯血，又因其向慣於山

林泉石之生活，不耐久處於囂鬧之城市中，因有遵醫囑擇地療養之意，適韓氏聞訊，請入泰山休養，故遷入山中普照寺，其經過大概如此。至今後行止，據個人推測，應視病況及其本人之旨趣而定，如病能速愈，或即返京洛供職，如病纏綿，當留秦暫住，或更遷往其他地點療養，或來平津就醫，均無不可。總之，馮氏一如其他公民，有居住行路之自由，盼各方不以不肖之心待人，尤不必動以好奇心理相衡度，國勢阽危，至於此極，若猶疑神疑鬼，不公不誠，則惟有靜待亡國之劫運到來而已，其次有須鄭重聲明者，鄙人自洛會閉幕，即與馮先生分手，已一月未晤面，以上所述，概由個人負責云云

（濟南四月九日下午九時發專電）記者頃晤鄧哲熙，據談八日夜由京過秦抵濟，九日晨晤韓，八日過秦時，曾登普照寺謁馮，見其咳嗽甚重，因前夜間尚咯血，故起床甚宴，見余即首詢上海交涉情形如何，繼謂本人此次自山西出來，完全是良心之驅使，出來目的祇有精誠團結抗日救國八字，絕無利用舊部爲

自己之打算。不意竟有喪心病狂之人，不管國家危險到何程度，仍要造謠挑撥，說我馮某是想什麼軍隊，想什麼地位，試問外侮這麼厲害，眼看即將亡國滅種，一個人祇要不是良心死透，血冷透，如何還肯懷私心，拉軍隊，拓自己之勢力，爭個人之地位。報載黃少谷談話，頗了解本人意思，不過謂外交手段收復失地一語，本人是主張以武力收復失地者，因現在情況下，單靠外交絕不能奏效，故主張積極出兵，但亦非反對用外交手段，祇要在有效時應用耳。談至造謠挑撥等語時，態度極悲憤，咳嗽頻作，余見其病似較前增重，精神亦差，即勸其少談話，以節氣力，臨行時，馮復告余連日因病，許多舊友見訪，均未能見，日內如遇欲來秦相晤者，請婉勸止，藉免跋涉。

二 滬戰協定後

滬戰爲日本侵略我國之整個計劃中的一部，完全露出日本所開，這是盡人

皆知的事實，決不能如日人所宣傳，係地方衝突而已，所以滬戰的解決，在原理當然與東北事件相提並論。退一步說，滬戰協定，也必須將事件的責任述明。因為我國無端的損失在二十萬萬以上，乃政府簽定該協定，亦置此不談，猶自稱并未喪權辱國，而日本所以要急於結束滬戰，是以便轉移兵力，用之於東北，我政府的高明當局們，對於東北，仍然是淡焉置之，不發一兵一卒出關，每日所見的消息是：

- 1• 各義勇軍呼籲出兵
- 2• 遼東義勇軍準備總攻擊
- 3• 遼西義勇軍圍攻瀋陽
- 4• 吉自衛軍攻偽都
- 5• 王德林部佔領綏芬河
- 6• 黑軍由北滿南向推進

7• 榆關告急

8• 蔣委員長將勦匪

9• 設立蘭州綏請主任邵力子入甘

10 戴季陶等遊杭

11 各要人由京飛滬由滬來京

12 不見援助義勇軍之片紙隻字

這些消息的總合，找不出「抵抗」的辦法在那裏令全國的老百姓都莫測高深，不知道要人先生們的葫蘆內，究竟賣甚麼藥，馮先生是力主抵抗的，更焦急萬分，纔分函胡汪兩公，請求他們指導，（兩函附載）

致胡展堂函

展堂先生道席：邇者，滬案簽字，榆關告驚，兩相呼應，足徵外交之失敗，使暴日視中國政府，真爲無人矣。國事至此愈不堪問，（下略）

弟馮玉祥拜啓二，五，十一，

致汪精衛函

精衛先生惠鑒：日前東成兄蒞山，曾奉手教，本日春濤兄來此，又承大札，關念之殷，感激無量。弟山居孤陋寡見，至希時賜教言，以啓僻塞，無任企禱。專當奉覆，敬頌助綏。

弟馮玉祥拜啓，二，五，十三。

四、養病中之憂國情緒

自滬案協定簽字後，在國民方面，固覺喪權辱國，痛心已極。然在政府方面，則彷彿國難已過，足可優遊。在滬戰發生時，政府爲決心抵抗計，恐爲日砲艦威脅，故遷洛陽，以便於抗日軍事之擴張。孰意滬戰協定方簽字，日軍猶在沙涇港佈防，淞滬路佈置電網，而政府即決議南遷返寧。汪院長夫婦有莫干山之遊。蔣委員長夫婦有牯嶺之憩息，赤壁之弔古。陳銘樞因滬戰之失敗而消極，以號稱國府主席之林森，被派往滬濱挽留，並因蔣委員長留廬山，而林主席亦不得不僕僕於寧滬道中。此種情形，實令國家失體，人民痛心。加以湘贛又發水災，虎疫遍於全國，日人進擾榆熱，蕪擊朝陽，復攫奪東北海關，增兵

進撲各地義軍。南京政府只竭力窮奢極欲，把夫子廟秦淮河等處，弄的大瀾特瀾，以招待調查團及領導其遊覽各名勝外，不見有絲毫抗日之舉，徒曰外交有辦法，故令養病於泰山之馮先生，空懷一番愛國熱忱與抗日壯志。茲將見於新聞紙之記載者，約揭一二。

（六月十三大公報特訊），國聯調查團萊頓爵士等一行，此次由青轉赴泰山游覽，原擬訪問留在該地之馮玉祥氏。魯主席韓復榘渠事前特致函馮氏詢問，馮當覆函稱，病體未痊，恕不克招待。故萊頓等遊山後，即逕行北返。馮現時寓泰山山麓之普照寺，其地距泰安車站不及五里。記者抵泰之後，特抽暇前往訪問，轎行約四里，突遇攜手槍背大刀之兵士二人，知係馮氏衛兵，乃就而問訊，並出名刺，請其轉陳馮氏，予以接見一談。兵士去後，記者乃前行瀏覽，普照寺爲叢林掩蔽，莫見寺容，林前有『三石笑』亦泰山名蹟之一，風景頗佳勝。半小時後，有劉君純德自林中出，先詢記者，記者乃具道來意，劉謂馮氏咳嗽

邇來益甚，現正治療，今晨且已登山，何時返回未定，不克親爲接談至歉云云。記者以不獲見，告辭他行，另就各方調查所得馮氏之最近情況如下，馮氏自來泰山後，除舊日部屬外，對往訪者概不接見，與之同居泰山者，有鄧長耀鄧哲熙任右民，及醫士陳某等五六人。傳熊觀民李興中近亦到山，隨身衛兵二連，在普照寺一帶守衛，所謂馮身體不適，不如外間所傳之甚，山居避葺，或爲真因。馮時遊之關帝廟，書題極多，感慨頗深，有精神書二十四條，與東三省簡要說明，皆甚長。茲錄其所書對聯一付與抗日救國一文如下，對聯之文曰，『看看他爲革命是不是踴躍奮闖，』想想我對責任有沒有虛假因循，『抗日救國文曰，『抗日救國，我們的國家快要亡了，我們不努力就要當亡國奴了，我們種族快要滅了，我們不拚命快要滅種。我們是四萬萬人的國家被人家幾百萬人的國家欺負的連豬狗都不如，連孫子都不如了，我們還不覺悟。吾輩軍人，是民衆之武力，現在人民受帝國主義及賣國軍閥層層壓迫，餓不得食，寒

不得衣，有田地不得耕種，有房屋不能安居，非吾輩軍人，其誰救之，」觀上文，可知馮氏所以留居泰山者，亦不難於想像中得之。此外馮氏並在關帝廟設一六賢祠，所供奉爲蔣光鼐，陳銘樞，蔡廷楷，戴戟，朱子橋，王瑚等六人，稱蔣陳蔡戴爲抗日救國的活神仙，朱子橋爲萬家生佛，王瑚則爲清廉好官。據道士言，馮每來必頂禮致敬也。又馮氏近在山麓鑿泉，名朝陽泉，親書三隸字以刻石，筆力挺拔不俗。記者參觀時，工程尙未告竣。某次馮微步田間，適遇農民二，正在閒談，謂馮總司令到此，我等尙未見過，馮聞此話，乃突厲言我即是馮玉祥，農民驚而失色，馮善言撫慰之，並就坐而大話桑麻，亦趣聞矣。

七月一日（濟南特約通訊）吳邁在平宣傳抗日情形迭見報載，自離平後，即赴濟南，日前抵泰安，縣長周百鏗，通告各界，請吳在岱廟五三慘案紀念碑下演講，到數千人，吳氏講至沉痛處全場幾爲泣下。馮玉祥雖住普照寺，間接亦有所聞，甚表同情，題「爲三千萬同胞呼冤」數字以贈，另又爲吳氏寫一扇

面，殊爲新奇，中畫苦力推小車，環車綴以詞云「推小車！推小車！勞苦已極，牛馬生活。委員薪金，一月八百，已經不少，還要加多。你說革命是爲誰革，你不敢說，我亦不敢說，惟盼真的來救他」

七月三日（泰安通訊）記者昨登泰山普照寺，晤馮（玉祥）之秘書某君，順便探詢馮之近況，據云，馮日來仍只讀書寫字，無何重要消息可告，記者詢，上月國聯調查團登泰山時，馮先生曾託病拒絕晤談，究竟當時馮確有病否？某君不答，僅從公事桌內尋出信一封，指記者曰，當時各報謂馮因病拒見調查團，於是各方函電問病者甚多，此即慰問函之一，封面所批之字，即馮先生親筆所書者。記者視之，則所批爲：「一點病沒有，只是因爲中國人沒臉見調查團，因爲他們仍是不抵抗，我覺得太不能見人，故告以有病不能見人，」記者以疑團已釋，遂辭出。

馮先生枉自着急，而手握黨政軍大權的蔣委員，却正在進行他那通電否認

的法西斯蒂組織。並且由教育部通令授各地軍警以全權，取締彼等所認爲之學生的狂妄行爲。國立各大學除農工醫三院外，禁止招生，對於已經喪失了的東北，除發表李杜代理副司令長官，丁超代理吉林主席的空頭名義外，即不聞不問，一任日僞軍去消滅他們。可是對於老百姓只是要錢。所謂勦匪軍費，每月由一千三百萬增至一千五百萬，猶嫌不足，還要增加食鹽稅進口稅營業稅，鴉片烟的公賣，也成了公開的秘密，江蘇與湖北的特稅處，便是公開的徵收販賣機關。又以勦匪爲名，置一切應辦的事於不顧，如水災，堤防，及陝豫的荒旱，各地的虎疫，均不設法救濟。至於抗日的重責，也以勦匪來輕輕的卸脫了。可是勦匪的成績毫無，對於內政，依然獎庇貪污，如七月七日的大公報，所載監委高友唐的談話，即可概見一般：

（濟南六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六日晨監委高友唐，由京過濟赴平，據談中央各院長部長，除于右任外，多被彈劾，近並彈劾海軍既不能對外作戰禦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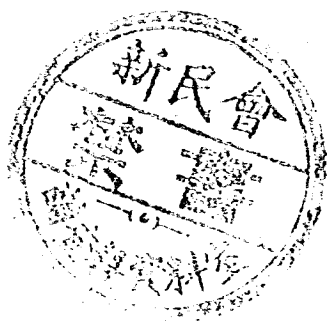
，等於虛設。且陸戰隊公然在閩種賣鴉片，以全國脂膏，供閩人專利，何如一併取消，監院所提彈劾案，多未能通過，實行懲處，直等於虛設，雖有是職，而無是權，中央懲戒委員會，祇能懲戒荐任職，對簡任特任高級官，一無辦法。各省吏治，以魯為最佳，河北青縣長，竟受賄刑斃良民，後被檢舉，判七年徒刑。南方並有一縣長強姦幼女，此種惡吏，多有靠山，故敢為所欲為，劾不勝劾，言下極憤慨。又言提彈劾案者，多為北方人，如魯之于洪起，冀之邵鴻基等。

以上這些情形，還不過是報紙上所見的，其更甚於此者，則因言論不自由，而未能公開者，更僕難數。所以馮先生在養病期中，亦忍無可忍，纔有響應西南執行部宥電的電報：

八月一日濟南電：清居泰山養病之馮氏，前日致電廣州西南執行部，響應該部宥電，原文如次：急，廣州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諸同志

均鑒，頃讀宥電，實爲民族生存唯一出路，挽救危亡舍此莫由，欽佩之餘，並陳所見。蓋自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後，日人得寸進尺，野心未嘗稍戢，勢非奪我全疆土，滅我全民族不止。爲今之計，惟有拚命抵抗之一道。回憶東北淪陷，已逾十月，一人中梗，全國束手，長期抵抗，欺人自欺，義勇軍雖拚命奮鬥，當權者竟抽手旁觀。尤不可解者，對外如此其怯，而壓迫民衆，則如此其勇，即就抵貨一端而言，自壓迫抗日運動，解散抗日團體以還，華北之日貨暢銷，有增無減，長江之日貨輸入，源源而來，舉國民氣，竟由振奮淒淒，抑之使消沉遠于冰點。當權者不謀救國，且不許人民救國，既不以武力抵抗，並不許人民以經濟抵抗，如此因循坐誤，不亡何待。今日人得隴望蜀，方將再進一步，吞併熱河，席卷大河以北，南宋偏安，終至覆滅，殷鑒不遠，可爲寒心。竊以爲救亡之道，在政府速下抗日討逆最大決心，集中軍隊收復東北，恢復民衆愛國運動，厲行經濟絕交，組織全國義勇軍，實行總動員，以與暴日作殊死

戰，寧戰而亡，不使不戰而亡，死裏求生，方有不亡之道，民族存亡，繫於此舉，尙望諸同志繼續宥電主張，力促實現，玉祥不敏，竊願竭其所能，共赴國難也。敬布區區，諸維明察，馮玉祥叩卅



五，汪張辭職中之態度

馮先生注重在對外——抗日——關於內政的糾紛，以忍讓為主，竭力避免不團結之現象，恐釀成國際間之口實。故雖軍事獨裁制恢復以來，由事實之表現，日距抵抗之途愈遠，但猶存萬一之希望，希望當局有些許覺悟，以國家為重；所以極端忍耐，惟恐惹起內部的糾紛。孰意八月六日，汪張互訐，兩相辭職。致外人發譏議之評，而內部徒使獨裁獲漁人之利。但馮先生不肯貿然捲入旋渦，惟竭力希望雙方以國家為重。所以王法勤等到泰山，馮先生以此意向當道進忠告，對於一般往見的人，多謝絕不晤，以避免種種疑猜，而以最忠誠的態度對雙方，及對國人。茲有當時各報之記載數則可證：

徐州八月十七日電：中委王法勤十六日過徐赴滬，據談在泰晤馮，囑至滬挽汪，以國家爲重，勿違高蹈。

九月三日泰安通訊：馮在泰山三陽觀，近頗怡然，詩興甚濃，頃有客往談，擇錄其近作兩首詠詩，立意深遠，亦莊亦諧，茲分錄如下：

▲晨起有感

黎明即起下山走，走到泉邊先洗手。兩杯涼水三千步，一盤鹹菜兩碗粥。爭名奪利我不與，拯困救貧誰爲首。革命成功盡有日，不達目的不罷休。

▲火車

交通本爲便人民，火車代步省苦辛。誰知發生非常事，三等車內擠死人。車頭之後有花車，專爲潤官一人掛。鐵棚車頂人已滿，擠掉老婦七十八。不幸老命車下墜，閹官穩坐花車內。票車人擠立不穩，臥車之內人酣睡。

誰爲公僕誰爲主，真理不講裝糊塗。不平如此焉不亂，要逼良民作屠夫。

八月十七日（濟南通訊）記者以汪突然辭職，張亦求去，政局發生重要變化。本月十三日赴泰山謁馮，比蒙接見會談約二十分鐘，茲誌談話如次：

「熱河事件緊急，政府外交軍事究竟如何決策，余不知其內容。當此時局嚴重之際，內部忽生糾紛，誠屬大不幸事，然而苟能冷靜觀察國事，可知此事僅爲表面的，必更有根本的結癥在。汪先生電中有言，赤裸裸的以全國內部黑暗紊亂之狀暴露於天下云云，其志甚壯。然而汪先生，身任行政院長，負責實際行政責任，深知全國內部黑暗糾紛狀態，不能正當的行使政府權威，根本改造現狀，乃祇能作文字口舌之爭，則其情又可痛。余去歲十二月因東三省事件，毅然南行，期與全國上下共挽國難。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一二八滬戰發生，余在南京，汪先生出長行政院，余亦備位中樞。其時民氣激昂，各方領袖，咸主抵抗。政府亦有明白宣言，余以國事有可爲，力疾奔走寧洛，期收微效

。其後渥戰因後援不繼，終於退却。洛陽二中全會，意志未能齊一。長期抵抗，徒成紙上空文。余以主張不能實現，兼因有病，遂來泰山。汪先生猶以忍辱負責自奮，數日以來，奔走各地，良以勞苦。然而卒因不能行其志，不得不求去，誠可惜也。現在外患臨頭，亡國即在目前，舉國上下愛國熱心，不能持久，各大都市中麻痺沓泄如故。余意當此緊急問題，全國國民特別是身負國家責任的人，應該自己反燭，自己批評。若自覺有虧責任，並且不能補救錯誤，應知所以自處。否則雖逃一時國民制裁，終難掩千秋公論。至於對日政策，余始終主張內部團結，外面爭取，舉國實行長期抵抗，並進而收復失地。日前復西南執行部團結御侮之電，即力陳此義。東三省義勇軍徧地蠶起，一處自數百人至數萬人不等，聲勢甚大，組織稍弱。若國內無辦法，則義勇軍終於悲壯的犧牲而已。政府沒有力量，惟賴國民自救起來，監督政府。所謂精誠團結云云，亦只有在國民共同監督之下，乃能真正實現也。

六、九一八週年紀念的宣言與談話

在九一八週年紀念的附近數日內，所有國內的政治現象，與敵人的侵略事實，若比較的觀察，更爲痛心，只略舉諸事，無不令人扼腕。

- 1 調查團報告書的結論已傳出，主張劃東北爲一另樣政治系統的自治區
- 2 李頓放洋時的贈言，是希望中國以後勿再與日本發生衝突。
- 3 日本正式承認偽國。
- 4 日本以全力消滅義勇軍，謠傳馬占山陣亡說。
- 5 日本集中艦隊於沿海及長江流域示威，上海一埠即停泊戰艦二十三艘

國際的壓迫即如此，而我們爲抗日而非設不可的軍事委員長，則留於漢口，不肯回京，並表示非將共匪肅清，談不到抗日。前交通部長王伯群所乘之永年輪，不幸又携價值二千餘萬之烟土被查出，更不幸烟土箱上有雙記字號。（該部長之秘書長雙清是也，）在北方則大演其盜竊案，致一般學者，公開提出質問：（見九月二日各報，原函附，）

國聞社云，教育界聞人陳寅恪，顧頡剛，吳其昌，洪業等，以故宮文物，有遷移抵押之說，特於昨日致函林森，蔣中正，汪精衛，張繼，張學良等，請力保其完整，並請明令故宮古物，不得遷移，同時另籌妥善保全方法，其原函如下：

林主席，蔣委員長，汪精衛先生，胡展堂先生，蔡子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吳稚暉先生，張溥泉先生，孫哲生先生，張漢卿先生，公鑒，北平故宮文物，近月忽有遷移抵押之說，初疑謠言，漸似定讞，黑幕雖未揭開，傳說亦已載

道，謂先將一應文物裝入木箱，準備朝夕移，一俟時局稍見緊張，即由政府下令遷運，將破爛檔案，移至西安，以塞國人之口；然後將精華由海道派兵艦運送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漢路運至漢口轉滬，而事前已與中外資本團體接洽妥當。先將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萬元，然後漸次遷及其他，賺保存之名，行拍賣之實，有反對者，即加以「毀壞古物」「賣國」「通敵」之罪，其利誠厚，其計誠毒，實由古董商人以及流氓，鈎結帝國資本主義，獻計政府，早已爲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之陰謀，且期在必行。萬口相傳，異於市虎。同人等以君子待人，想市儈雖屬可誅，而政府決不致有此荒謬大逆之舉，矧諸公爲革命先進，青年表率，當諸公反抗滿洲政府及北洋軍閥時，以生命血肉，易民族光榮，凡有血氣，誰不感動。今此故宮文物，實爲我全民族數千年精神所繫之史料，全民族數千年藝術文化之成績，全民族之靈魂命脈所寄托之一體，即諸公當年所欲以生命血肉相易者，今寧能自毀之耶？諸公之人格，名譽，

生命，血肉，想決不止三千萬，乃至較多金錢可爲代價，又寧能忍行之？即購公謀國事勞，或未深悉此事，而諸公手下役使之入，未必不爲賣國市僧可誅之徒所欺，而轉以欺諸公，則諸公人格名譽，將賣於此輩之手，而使此輩可誅之徒，反飽飲諸公賣身之錢也。縱曰抵抗，亦何異貨祖宗之墳墓，以與鄰人訟，非不當訟也，如此訟雖勝，其如有餘辱何！同人等聞之痛心切齒，故敢不避一切忌諱，竭其至誠，爲吾數千年祖宗之文明結晶，全民族之靈魂命脈，向諸公請其垂死之命，務懇諸公哀念中華文物，毀滅盜賣之餘萬不存一，惟此區區，一線僅存應爲祖宗留成績，爲子孫爭光榮，以保障此故宮古物之完整，諸公誠能受忠言乎？則請實行下列各項：（一）明令故宮古物不得遷移，以息國人驚疑，以絕國賊陰謀，（二）努力從速籌劃在「遷移政策」以外之種種妥善保全方法，（三）允許全國合法團體，隨時有調查實存古物之權。且故宮文物，最足爲我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之代表，近數十年來國外人士，漸加注意，且頗有人從事

研究，則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亦我民族對於全世界文化應盡之義務，敵雖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韙，而加以毀壞。若今日國家失地，尚未收復，而民族文化，先己自毀，恐孝子慈孫，百世不能為諸公恕矣。惟諸公重思之，且有以明示也。專此敬頌勳祺，洪業，陳寅恪，顧頡剛，吳其昌頓首九月一日。

國聞社云，北平政務委員會故宮故物視察委員會，因古物有私行出售情事，原定昨日前往視察，並定於昨下午三時在順承王府集齊，屆時到王樹常，于學忠，龐炳勛，秦德純等四人，人數不足，後以故宮博物院主要負責人現時俱不在平，當商定暫中止前往視察，並由政委會促該院速將議決出售古物會議紀錄及關係文件送達，以備下星期三政委會討論。又故宮博物院為預備存儲之古物箱，連日仍在進行中，綢緞茶葉，昨亦照常出售云。

而身負重責的汪院長，也因不能貫徹其所擬之抗日計劃而消極：（見九月十七日唐有壬陳樹人之談話，原件附。）

(上海十七日下午九時發專電)伍朝樞夫婦陳策夫婦及馬超俊，十七晨九時赴杭晤汪，留一二日即赴平。唐有壬談，汪病加劇，因尿內糖汁增加，赴杭以避繁囂，中政會要案仍送滬批閱，故汪電中央，請另推人代理。張羣曾晤汪，轉達蔣意，仍望汪主持，汪即將病況及復任不可能反復說明。唐又謂中央若能貫徹汪一部對外政策，病稍痊即返京，並非因人問題而消極。

(南京十七日下午二時發專電)陳樹人昨語人，汪離京，固由于病體難勝繁劇，然其所擬之抗日計畫，始終不能實現，亦為最大原因。汪灑來對私人間表示，非真正消極可比，如能貫徹主張，則返京繼續負責，不成問題。

汪院長為政治上擁有最高名義及地位者，其抗日計劃，猶被阻撓。則其他力主抗日的，當然更不用提了！由此，可以知道究竟誰是媚日賣國者？更可知道東北問題，何以糟到如此地步？不過馮先生是富有堅決毅力的，縱然是在媚日當局的嫉視與壓迫之下，仍不變其主張。在九一八週年紀念時，與記者的談

話，及其宣言，依然是力主抗日：（原件附）

答記者問

記者以日本正式承認僞國，東三省問題，從此又進到一新的階段。因赴泰山求謁馮氏，比蒙接見，會談十分鐘，茲誌問答大意如此：記者問，馮答。

問：馮先生對日正式承認僞國之感想如何？

答：這是日本吞併滿蒙史中必然要經過的一個階段，我認爲絲毫不足驚異。

問：爲什麼不足驚異呢？

答：日本不費微力，佔領東三省，業已一年。其一手製成之傀儡政府，成立也已半年。可是中國政府，除呼籲國聯外無外交，除紙面抗議外無對策，團結內部無誠意無辦法。在這種局面之下，日本何所畏而不承認其統治之僞國乎。

問：日本承認僞國，國際上沒有反響麼？

答：國聯及英美各國多少或可發生一點反響，但是這種反響，最多只是口頭上

的講壇上的會場上的，決不會有事實之效果，其最大限度，決不能阻止日本一定的侵略步驟或使其承認失敗。

問：那麼我國應該怎辦呢？

答：近數月來，自上海停戰以來，頗聞有人自詡爲遠見的政治家外交家者，主張只要日本承認中國對於東三省的政治宗主權，一切經濟上軍事上的利益，完全可以放棄。這種主張，使東三省名存實亡，意在欺騙國民，事實上等於不抵抗主義。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此國際多故，中國執政不抵抗時，偏不肯接受這種人之善意，對於東三省問題，偏要澈底幹下去，來一個名實雙收。日本承認僞國這件事，把一切妥協論者的幻想完全粉碎了。他方面完全証明，只有武力抵抗，武力收復東三省是中國唯一出路。

問：先生對於武力抵抗的具體辦法有何意見呢？

答：關於這問題，我一年已經發起不少的意見了，就現在而言，我以爲應趕快

辦理下列五事：（一）立開三全大會，切實解除黨禁，改組有力量的有辦法的政府；（二）國內大團結，立即停止自相殘殺。國內問題，概用和平的及政治的方式去求解決。（三）更調不努力抗日的武人槍口，一致對外，並使民衆力量，真實與政府合作；（四）外交上迅速實行自動外交，不可仰國聯鼻息行事。（五）即刻對僞國下討伐令，出兵收復失地，準備真的抗日戰爭。

問：如何能使辦法有效呢？

答：唯一的方法，在於國民自己組織起來，監督政府，來抓着這最後的救國機會。

怎樣紀念九一八

九一八事變發生，到今天已整整有一年了。一年以來，我們已經親身嘗夠了帝國主義的毒辣滋味，看夠了中國政治上的卑鄙無恥，聽夠了全國民衆的呼

號怒吼。在這嚴重的事變之中，我們的政府，雖然也曾經表示過憤怒，宣言過抵抗，可是這一時的憤怒，與抵抗，不但不曾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把政治從根本上健全起來，把民衆從水深火熱的痛苦中，拯救出來；反之，還是民族的危機更加嚴重，政治的能力，更加頹於破產，民衆的痛苦更加陷入求生不得的境地，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這不是一件怪事嗎？同胞們！同志們！不是的！在人類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認識不清，行動不果決，讓一般反革命者來有意地無意地賣中國民族，遂致造成今日的大難。所以我們在紀念「九一八」的時候，首先就要認清我們今日所處的環境與今後所應有的責任與努力。因為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革命浪潮低落的結果，日本久已看透了列強的外強中乾，與中國政府的無能。所以才敢充分發揮其侵略的慾求，在幾天的當中，便不費一彈而把東北的軍事要地完全佔領，此後更擴大軍事行動，轟炸錦州，奪取北滿，擾亂天津，進攻上海，……使我國

大江南北，城市鄉村，俱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所蹂躪，踐踏。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大部分已告成功，滿州偽國已安然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之中，度其「傀儡家庭」的生活，中國四百萬方里的土地，「幾大於日本三倍」已爲日本掠奪而去，三千三百英里之鐵路已被日本滿鐵會社吞併無餘，三千萬勞苦同胞正在遭受日軍屠戮壓迫之苦，日本最近向東三省的移民已超過二百萬人，東北農民相依爲命的土地，正在被他們強迫佔領，今後山東河北兩省農村過剩的人口，將無地可以移殖。而日本則此後不但移民問題可以解決，且可不再感受糧食缺乏的恐慌了。因爲東北每年可產米三百二十萬石，大豆二千五百萬石，足供日本六千萬人口之需。此外尚有棉花田約一千二百萬畝，亦足供日本纖維工業的需用。煤和鐵兩項，爲日本重工業所必需，東三省煤藏量約三萬萬噸，鐵藏量約萬萬噸「約大於日本所藏量五倍」，最少可以供日本百年以內的需要。吉林黑龍江的重鑛，向來有無盡藏之稱，日本拿到手以後，自然可以培植他

的資本繁榮，而成爲一個多材多金的國家。但是我們回頭來看看，東三省的原料，那一樣不是我們經濟上的命脈，那一樣不是我們所急需的？！如今被日本搶奪無餘，這種損失，我們又到何處去求得補償？！然而兇惡的日本，並不以此爲滿足，他的直接目的，不僅要使東三省成爲他的殖民地，並且想攫取中國全國於他的支配之下，藉此可以切斷中國民族命運，進一步與英美爭奪世界霸權，試看過去天津上海之事變，以及最近日軍在上海內的挑戰，進攻平津的宣傳，與奪取熱河的企圖，就可以知道其真識用意之所在。

國際聯盟慣於拿「正義」「人道」等類既好聽而又毫無實際的名詞來欺騙世界弱小民族，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扶弱抑強的事。因此東北的事變，更加使我們認清了他的虛僞面孔。國聯理事會，三番四次的開會，名爲調處中日糾紛，實則不惟絲毫沒有制止日本的暴行，反而助長了日本的威風，延長了撤兵的日期，以至於從此不再撤兵，使日本獲得從容應付的機會，同時即使中國人民增

加了無窮的痛苦與損失。換言之，即國聯的行動，實在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成功。美國在遠東本來有莫大的利害關係，在某一時期，他爲了本身的利益，或可以相當阻止日本的暴力的行爲，但是在目前他自己已內迫於經濟恐慌，外迫於國際地位的孤立，決不能以實際的行動從正面上去阻止日本的暴行。雖然九國公約的條文，已被日本撕毀無餘，日本軍閥，已公然向華盛頓政府危言恫嚇，然而美國的應付，仍不能超出文書講壇式的外交政策。說不定事變的將來，列強會昧於日本的巧妙宣傳，會籍口「中國社會之無秩序，」實行他們分贓的政策，主張共管中國的謬論呢。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無微不至；國聯和美國的態度虛偽無能；這些，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看來，對於我們弱小民族，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本無足怪。最使我們痛心的就是在軍事劫持下的中國政府，平日以「革命」相標榜，以「愛國」「愛民」相號召，好話幾乎說盡，但自事變後，一年以來，只見手忙腳亂，致力

於民衆反帝運動的鎮懾，而不開派一卒，遣一兵，出關以圖收復失地。視關外義勇軍之此仆彼興幾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而一任其自生自滅。要知「九一八」事變不發生於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而發生獨裁政權之時代，這就足以證明中國革命的失敗，到了如何嚴重的程度。因革命勢力之低落，遂致帝國主義者，更加緊向中國進攻，這是客觀的事實，無庸諱言的。假使政府負責當局，稍有民族意識，稍有革命的氣魄，就應當在此事變之後，積極領導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舉起抗日的大旗與帝國主義者做你死我活的鬥爭。果能如此，也未嘗不是民族解放的轉機，未嘗不是復興中國革命的上策。然而事實上他們是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現在我們試把他們的路線檢閱一下。

第一：他們相信用無抵抗主義，便可以乘著以柔克剛的原則，使日本的暴力侵略，無發展的機會；第二：他們相信日本至多祇要東三省，不會再來侵略

內地；第三：他們相信祇要依靠國聯和美國就够了，其他一切抵抗的準備，都可以完全放棄；第四：他們相信把民衆抗日運動鎮壓下去，國內就可以高枕無憂。

由以上幾點錯誤的認識而演成爲實際行動，遂陷中國於今日生死兩難之境。現在事實上已經證明；軍事上的無抵抗主義，已經斷送了東三省，造成了亡國的第一步。而且日本反把從無抵抗主義者手上所得來的槍砲，轉而用來屠殺我們的同胞，日本應當如何感謝他們啊！日本已拿去了東三省了，但野心並沒有停止。他還在發揮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須先征服支那」的強盜邏輯。祇有睜着眼睛的瞎子，才會相信，「日本祇要東三省就够了，」政府依靠國聯美國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們祇要稍稍回想過去中國代表在國聯幾次理事會中，受人玩弄的情況，再來看看目前中國在國際間孤立的地位，便可以知道依人的外交，結果是變成了別人的附庸。最

後終於犧牲了自己。對外投降，對內殺戮與壓迫，本來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喜歡的；同時也是滿清政府覆滅的主要原因，現在的政府不但不扶持民衆抗日運動，反來壓迫民衆運動甘踏滿清的覆轍，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於「開放民主政治」的呼號，聽來固然悅耳，但實際上政府所召集的幾次會議之中，又那裏有幾個真正民衆的代表？又那裏真正實行過一條決議案？

國事至今，一切責任，固然應該要由現政府當局去負，但是我們今後的出路究竟怎樣呢？難道就眼睜睜地看着這大好河山，和一般勞苦的同胞，讓帝國主義去蹂躪宰割而誘之於無可奈何的命運麼？我認爲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以下的認識與努力：

一，認清弱小民族之被侵略被壓迫，是國際帝國主義發展之必然的結果，日本之侵佔東三省，就是帝國主義向弱小民族進攻之具體的表現，中國民衆的反日運動，就是一種反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

二，現在的中國，是在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與殘餘封建勢力壓迫之下。所以軍閥們之鎮壓國內反日運動，與買辦商人之不顧國恥國難，偷運日貨，也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三，因為如此，所以反日運動，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也就是一種被壓迫階級及剝削階級的革命運動。

四，在這種運動的進程中，壓迫者與壓迫者，因自身的利害關係，遲早終究會走上同一的反革命的戰線的，所以我們不能望軍閥，貪污土劣，與買辦資產階級，和我們工農勞動大眾，來共同進行這抗日救國的運動，因為他們有時雖然會感到帝國主義之壓迫的可痛，而思反抗，但同時他們還可以從剝削工農勞動大眾上面來償其所失，二者相較，他常常是採取後面的路線：即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退讓而加緊其對工農勞動大眾的壓迫與剝削。

五，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希望壓迫階級來領導抗日，主持抗日，那簡直

直是與虎謀皮。只有工農勞働大衆，才能真正抗日，才是抗日救國的主力軍。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抗日運動，但同時還須要把握住這種抗日運動的革命性。假設沒有把握住這種革命性，則一切運動的方向都會錯誤，一切努力的結果，都會變成空虛的幻想。同胞們！同志們！這個創鉅痛得深的日子又在軍警森嚴的鎮視之下，呈現到我們的面前來了。假設問我『怎樣去紀念九一八』。那麼，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答覆，就是嚴整抗日運動的組織，努力抗日運動，與努力爭取抗日運動的自由，然後才能真正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完成獨立自主的工作。

七，由泰山到張家口

古人所說「外寧必有內憂」，是說外患襲來的時候，大家一致對外，可以使內部的衝突消滅，即「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意思。假設外患嚴重，當局的人，仍然置之不顧，而專圖內，則令人憤慨失望之餘，必更引起內爭，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所以馮先生竭力主張對外，對外必無內亂。可是不抵抗與假抵抗的人，就大易其趣，他們反以為藉外患可以增加自己的實力，可以消滅異己。這種結果，必然引起無限的內爭。所以九一八週年紀念之時，即有川魯戰事發生。本來發動內戰，是獨裁者歷年維持統治權的錦囊妙計，「惟恐天下不亂

，則他的罪惡無法掩飾。所以處心積慮，在各省區都安置兩個不相統屬的權力，而隨挑撥離間，使其對立。更運用或收買下級，以反對上級，致養成營長不服從團長，旅長不服從師長等事實，更不管是非曲直，師長即儘可以與總指揮動武，軍事委員長亦不聞不問，不言是非，只講調和，這是那一國那一朝代都沒有的事，無怪乎不久川魯戰大起而黔戰隨之矣。至於這幾處的内戰發生，更是顯然出於獨裁者的操縱指使，例如川戰，即企圖消滅異己的劉文輝。魯戰的發生，即指使劉珍年，企圖以暴動形式消滅韓復榘，無奈韓復榘與劉珍年的歷史與政績，迥然不同。韓爲參加北伐血戰之一員，劉爲張宗昌舊部，而又與日人有相當關係者，韓爲正式陸軍，劉爲烏合匪衆，韓治下人民安居樂業，劉治下苛政暴行溥施。所以結果，人民戀韓驅劉，並助韓驅劉，雖然是非不同，但此時發爆；總令主張抵抗者痛心。況且暴日已正式承認偽國，各義勇軍主力消滅殆盡，眼見敵人的兵力，要轉侵熱察了，所以馮先生不願久留秦山，急

欲遣赴前線，以圖報國於萬一。但是軍事獨裁者，那能聽其自由前往，恐相形之下，更使不抵抗的罪惡昭著。故馮先生只有以遷居的形式，移於塞北，以待報國之機。這種苦衷，令志士無限長嘆息者，茲錄去張垣時，各報載情形，以紀實焉：

濟南十月七日專電：七日晨五時，馮乘專車離秦，衛隊均同行，七時半抵濟，八時北上，韓到站登車談半小時，石友三因病未到，馮對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約分四點：（一）此次離秦北上，並無特殊原因，因已來秦日久，極思易地而居，（二）關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想國人均深切注意，余以為係完全代表列強對於我次殖民地之所謂公理與正義，國人如不從自身團結禦侮上着想與努力，前途將益不堪設想，（三）膠東戰事，事前毫無所知，對於此不幸事之發生，殊為惋惜，惟國內各省行政權之不能統一，兩種實力之對峙，與牽掣，實為禍亂相尋之主因。若不思根本辦法，一切將永無辦法，余希望當局對於膠東

問題，能有一種根本辦法，（四）抗日問題，余仍張主以武力收復失地，惟有抵抗方是中國唯一出路。

馮七日晨專車過濟北上，昨晚七時抵唐官屯，原可九時到津，聞津市各界將舉盛大歡迎，馮以個人往來不願勞人奔馳，即令車在唐官屯暫停。于學忠在站悉馮暫不來即返，旋馮以于等已離站，專車即於十時十分到津，于偕各廳長復趕至車站歡迎，于等登車晤馮，略事寒暄，于即請馮下車，謂今天天氣已晚，省府公餘俱樂部，備有臥榻，並有夜餐，請到該處休息，馮謂不下車，即轉平，謝謝，馮舊部鹿鍾麟，陸承武，程克，均到站歡迎，馮表示過平不耽擱，即轉張垣，車于十一點三十五分由津開平。

十月八日晨四時二十分，馮之專車過豐台，記者隨車北行，七時四十分抵南口，昨晚五時專車離南口赴察。

馮離魯之訊到平後，宋齊元代表秦紹文，韓代表劉熙衆及馮舊部陳希文等二

十餘人均赴豐台迎候，專車四時二十五分抵豐台站，馮氏及其夫人，乘破舊之黃箱客車，首由鄧哲熙接見，馮旋召陳希文等談話，約十餘分鐘，即轉平綏路，四時四十分離豐台，五時十七分抵西直門車站，是時晨星漸稀，秋風颯颯。張學良派萬福麟馬炳南在站歡迎，軍分會處長湯國楨亦到站照料，並送餅干鮮果十數包，專車抵站後，萬等即登車晤馮，馮握萬手曰，深夜勞動，實不敢當，馮萬在車中談話歷時三十分鐘，至搖鈴開車前，萬及馬炳南始下車辭去，馮親送至車下，頰向送行人曰：「您請回」不止。至五時五十分開車，馮始入車內，復邀西北軍舊部叙談，車內一時談趣風生，不感寂寞。七時四十分專車始抵南口車站，即在車中與秦紹文陳希文早餐，其夫人亦同桌共食，是時南口車站天氣甚寒。至九時四十分馮戴鴨舌帽，墨色眼鏡，偕隨員二十餘人出站往弔國民軍之南口戰役陣亡將士紀念碑，附近民衆圍觀者約數百人，碑頂金字業已剝蝕，馮仰首泣視，唏噓良久，似含有無限感慨，遂詢陳希文當年南口戰役關公

繼與龍虎台激戰經過，陳一一說明，馮徐曰，「國家內戰，連打不完，怎麼不精」言下甚爲淒然。馮在紀念碑下盤桓約半小時，繼與旋隨員等至南口飯店門前，乘四人藤椅小轎往遊明陵，副官劉純德携持馮氏之雙筒獵槍兩枝，以備在明陵射獵，預定下午四時後返回南口車站，專車五時離南口赴察。據陳希文向記者談，馮先生擬先到張家口，因該地尙有馮先生房屋一處，故到張垣暫爲休息將來再赴何處並未決定。茲將馮氏憑弔南口紀念碑時與記者談話，誌於次。

問：馮先生預定先到何地？

答：我打算先到察哈爾，因爲那裏已經預備好了，我的意思在察住兩三天，因爲有一個朋友邀我到大同去住，我已決定到大同久住。

問：馮先生爲什麼到塞北去？

答：天氣是涼了，我想到北邊換換冷的空氣，愈遠愈不嫌遠，（言畢大笑）

問：先生對調查團的意見？

答：我昨天已經說過了，調查團報告書，想出了好妙的法子，要想國際共管，這是最傷心的事。現在我們中國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自己幹，不必靠他人，以今夏季頓失去手杖事而論，是他自己遺失，反怪我們老百姓，並且泰安縣長押起轎夫，結果在青草窠裏尋出，細想這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

問：先生對收復失地意見？

答：捨用武力外，別無出路。

問：關外義勇軍長久持戰，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答：義勇軍的壯烈犧牲，使我欽佩萬分，不過轉眼就到雪地冰天，數十萬武裝同志，尚在那裏拚命，單衣抗敵，全國國民應想方法援助。

問：先生今日有何感想？

答：我無感想，亦無從發表。

馮遊明陵後，當夜十時即由大號機車拖帶，開往康莊換平綏機車赴察，據

昨晚由張返平之某隨員向記者談，專車離南口後，九日晨八時過宣化，宋率第二十九軍各旅長軍官登車謁馮，專車在宣化約一刻鐘北開，九時十分始抵張家口，察省主席宋偕各廳長到站歡迎，馮下車即赴寓所，宋隨往。

馮抵張垣後，明知在此種狀況下，內政實無良好辦法，故關於國內之政治問題，絕口不談，而專致力於對外之究研與批評，惟其武力抵抗之主張，則自始至終不變也，抵張後報紙所載馮之態度如左：

昨有客自張垣歸平，向記者談云，馮實行易地而居後，外間頗多揣測，余曾往訪馮，馮氏已穿皮衣，面色豐潤，晨起練拳，步行數週，午後于圖書館中會客，有人詢馮對時局意見，馮即閉口不談，須臾始答曰，我到塞外，覺得涼快些，心裏也痛快，每天多念幾本書，不願聽見旁的，復詢以對抗日意見，馮謂仍根據發出馬電主張，捨武力收復失地，別無出路，馮決久居察省，不願他往，往訪者亦不輕易會見云。

此外馮先生關於調查團報告書，曾專著一書，名「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以批評之，並領導滬上各中委，通電指摘其謬誤，並促政府出師收復失地，原電列後：

銜略：慨自暴日入寇，當局者實行不抵抗主義，舉全華民族之前途付諸國聯，遷延至今，始有調查團報告書之發表。此報告書者，不但爲國聯威信之悠繫，抑且爲無數民衆異骸流血，忍痛經年所期待，其本身應如何公正不允，使將續經年之中日糾紛，得一充分合理之結束。酒事業實有大謬不然者，報告書前八章對於中日爭端之審查，除於日寇暴行絕難掩飾者外，以含糊說明外，其關於重要責任問題，竟至絕無正面之解答，反以由暴日侵略而引起之中國經濟絕交運動，責難我方，其混淆真象，顛倒因果，隱爲日寇卸責，已昭然若揭。九十兩章對於解決中日爭端之建議，一則曰滿洲須成立特別憲兵下之無軍備區，再則曰滿洲須設立範圍廣泛之自治政府。夫軍隊以保障國家主權之行使，滿洲

不能駐紮中國軍隊，即無異於滿洲非復我有。自治政府之建立，須依於當地人民自由意志，東北數千萬民衆方浴血鏖戰以求民族與領土之完整，報告書乃謀以外來勢力強設滿洲之自治政府，其違反政府建立原則，分裂吾華民族，正與倭奴操持滿洲僞國等。此外如顧問會議之設立，日本權利之積極擴張大與保障，在在均使我國處於危亡地位。此種違背正義與公理之解決方案，不啻使我國於日寇侵略之外，再受國際共管之束縛，國人如非甘爲列強附庸者，對此曷能爲籠統之承認。同人等謹爲鄭重聲明，挽救國難，在於積極抵抗，唯抵抗乃能表現民族求生存之決心，唯決心乃能移轉國際之視聽，徒爾求助國聯，實爲民族自殺，此同人等一年來所堅持不移之信念。證之今日事實而益確。當局今日果有挽救國難之決心，應於政策上有立決之轉變，放棄不抵抗主義，及依國聯之謬想，速解人民束縛，切實與民衆合作，全國動員，抗暴日而收復失地，庶國際不和形勢得以一變，民族之垂危生命得以保存。更有進者，當此國難日亟之秋

，全國民衆應不忘主人地位與責任，嚴密監督政府，堅決爲武力抵抗而奮鬥，毋使暴日之鐵蹄得留於中國，毋使國際不正確之調處得以實現，民族不亡實賴於此，幸全國同胞亟圖之，臨電憤絕，不盡欲言，馮玉祥，李烈鈞，柏烈武，熊克武，張知本，劉蘆隱，陳嘉祐，張定璠，薛篤弼，程潛，董復生，黃季陸，孫鏡亞，桂崇基，傅汝霖叩佳。

八、三中全會與居住問題

在滬戰協定以後，政府的當局們，便以爲國泰民安了。所以自六月起，即宣傳遷都回寧，至十二月一日便正式在南京舉行隆重典禮，宣稱國都回寧。然而國難的嚴重，並不因國都回寧而減輕，內政的設施，也不因國都回寧而改善。對義勇軍自生自滅的演進，仍絲毫未改，李杜丁超蘇炳文馮占海馬占山等的求援電報，除在報紙上一見而外，便入了廢紙筐。苦戰經年的義軍，被敵人解決殆盡，蘇馬等終走到發出電報一通，述明無援的失敗，而退入俄境了！對人民依然用自欺欺人的舊把戲，由南京發出消息，說英美法快要聯合壓迫日本退還東北了。可是十二月九日的國聯第四次大會，竟不做美的通過公然的袒日案

，然而蔣委員長並不因此赧然，還在十二月十四日回南京之時，出席一種盛大歡迎會中，大吹法螺，說：「今對內對外，均有確定方針，已達到救國之路，挽救危亡，即在目前，」真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是否居心虛僞，居心欺騙民衆，看看前後事實如何，儘可不言而喻，所以我們把他全部演說詞記錄於下，以憑千秋萬世之評証：

蔣氏演說（八）蔣演說略謂，個人前負軍政責任，並無成績，甚爲慚愧，今對內對外，均有確定方針，已達到救國之路，挽救危亡，即在目前，因國家基礎已定，救國即有把握，世界任何強國，均非我敵，我之即自己，中國爲忠孝和平之國家，敵人對於世界各國說我爲無組織國家，確爲我國大病，我應反省，英美日俄爲有組織之國家，蘇俄之組織，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我國精神組織本甚佳，今則破壞，惟紀律可以決定民族之存亡，今人認爲舊的東西爲封建思想，完全推翻，此實大錯，挽救危亡非有紀律不可，紀律即禮義廉恥，今

我恢復民族精神，其方法即在禮義廉恥。從前亡國，以禮義廉恥不張，無禮義不成組織，無廉恥不成紀律。我們以後，要以禮義廉恥來組織有紀律之國家，且攘外必先安內。刻亦匪三分之二已滅，但未全滅，殊遺憾，可慰者即整個國家已可有救，安內基礎極鞏固，只須繼續努力，決不懼扶桑三島，以七千萬人口，向我壓迫，茲蒙歡迎，因無事可歡，又有何可迎，惟盛情難却，除致謝意外，今後謹以身許國云云。

對外如何，自有以後的失地，喪權，辱國等事實爲証，不必多說。至於對內呢？在穀賤傷農取縮稻米進口的時候，大借美麥，且公然宣傳與農民無影響，這又將作何解釋呢？大概是「麥」不等於「米」罷？尤可笑者，大佈禁烟令，而蘇贛兩省舉行鴉片公賣，贛省特稅處，猶定燒瓷烟燈，挨戶派領。對於號稱解決大計的三全會，始則曰不議政治問題，繼則不許公佈提案。提案原係一種意見，須要徵詢多數人的探討的，至於不准公佈，並且各地大捕學生與教授

。又以軍事委員長名義，通令各學校整頓學風，更提倡捐資舉行時輪金剛法會，請班禪唸經。以上種種，大概就是所謂「已確定之方針」罷！因為此外我們再沒有見着什麼錦囊妙計了！

至於三中全會的決議，都不過是舊案重溫，一般報紙中的社評，都已經批判過了。馮先生也知道這劇把戲，恐怕不見得比二中全會高明，但總希望多少有點結果。馮先生以為當局們多經一日國難，或許稍有幾絲覺悟，所以也提了兩案，一為救濟農村，一為收復失地。因為這是安內攘外的兩件應必辦的事；可是結果，在馮先生是盡心焉而已，在當局不過「收到了」三字了之。茲將馮先生於十一月廿二日對記者談話摘載於此：

記者因三中全會在即，特于日前赴張垣訪馮，馮親自接見，頗向記者曰：「大冷的天，遠道來此，招待不週」記者當詢以對時局意見，馮逐一答覆，紀其談話如後。

我前次發出的江電，對於時局的意見，已經表示很多。今天先生來此，問我時局意見，我很能痛痛快快的說，只怕我說了之後，報紙上又多看見中略的名詞，我所以不必再多說了。這次三中全會開會，很盼望能把議案切實實行，二中全會我也有提案，結果沒有實行。這次開會我出席不出席，沒有關係，希望能把議案切實執行。

三中全會我有幾個提案，正在起草，仍然繼續提出武力收復失地一案。因為我對武力收復失地，是始終一貫的，上月底我忽然接到羅（鈞任）先生一電，問我外邊謠言，說要參加復辟，我接到電報，很覺詫異，繼而一想，人家總給我加罪名，不說是共產黨，就說是復辟派，人家罵我，固然不必多辨白，可是我因骨隙在喉，發出江電，趕到打開報紙，中間略了許多。我們現在已到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祖先不是留下一句話，要臥薪嘗胆，時時刻刻想去復仇，請您（指記者）看看他們在那裏是不是臥薪嘗胆。我說一句有趣味的話，他們都

是在那裏，「臥着拿薪水」。關於義勇軍如馬，朱，丁，李都在雪地冰天苦戰，鬥，真是可欽可佩，盼望國人都要學有骨氣的義勇軍。我自從山東到此地，覺得天氣很好，居住很相宜，並沒有到山東廣州的打算。國聯報告書，我詳細看過以後，我已經編了一本書是批評調查團的，大約國聯開會前，就要發行。我總括的意見，是要自己幹才有出路。

附：提案原文如次：

援助義勇軍以武力收復失地案

辦法

- 1 統一各路義勇軍；
- 2 實行以餉械援助；
- 3 派國軍策應，選拔精銳出關作戰；
- 4 厚卹義勇軍之死難烈士及傷殘者。

理由 義勇軍本愛國之忱，彼仆此起，與敵人血戰經年。無論偽國或日人方面，均不得高枕無憂，以安享其掠奪之利益者，是皆義勇軍之力。然因交通不便，未易統一，故其力量分散。加以久無援軍，餉械均缺。以之獨當日本軍力，不特為全國人心之所不安，亦為力之所不逮。若任其自生自滅，將何以勵民氣而獎忠忱？且日本之野心，欲趁青紗帳沒之際，以全力撲滅。現正義勇軍最危迫之時，更為我政府所不容稍緩，而須以實力援助者。故擬訂數條辦法，對於義勇軍之死難及傷殘者，厚卹之以為愛國犧牲者勸。對於生者，則統一之，以厚其實力，接濟其餉械，俾得作持久戰。更以國軍策應，使其軍心鞏固，方能計畫進取。不然，若義勇軍完全失敗，則以後收復，困難更多。而本黨所領導之政府，受坐視不援之名，更不足以取信民衆，其後患何堪設想？特提出此案，以憑公決。提案人馮玉祥柏文蔚李烈鈞張知本鄧家彥孫科薛篤弼熊克武石青陽。

救濟農村案

辦法

- 1 取消苛捐雜稅；
- 2 各地方設立農民銀行及各種合作社；
- 3 取締高利貸；
- 4 肅清土匪盜嘯治安。

理由 我國人口，業農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故生產力大部在於農村。惟因國外經濟之侵略，國內政治之紊亂，農村均瀕於破產。不謀救濟，則永無寧日？救濟之方，則在苛捐雜稅之取消，以休息民力；肅清土匪，使人各安其業。至於佃農雇農方面，以副業之日減，土地之喪失，貸利之重剝，日陷於水深火熱中，不能聊生。應減輕佃農負擔；禁止高利貸，及設立農民銀行，以調節農村經濟；設立各種合作社，使一般農民不致賤買貴；方能有餘力，以從事耕耘

。不然，以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不能安業；廣大之農村，不能穩定；則一切設施，均無從措手。是以提出救濟農村案，以請公決。提案人馮玉祥柏文蔚李烈鈞張知本鄧家彥孫科薛篤弼熊克武石青陽。

至於馮先生的住址，本來不應當發生甚麼問題，因為馮先生並非罪人，應享有居住自由之權。馮先生到察哈爾，不過一方面離政府較遠，免有注意內政之嫌；他方面離前線較近，便於抗日而已！可是在蔣委員長及一般當局看來，彷彿比日軍圖熱，義勇軍失敗，國聯袒日種種問題，還要嚴重得多。在新聞方面，日日宣傳馮之居住問題，馮以住自己的房，與他人無關，所以概置不理，終於「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惟事後以第三者觀之，則當局對內之心，可謂細密已極，亦可謂神經極端銳敏，惜乎這一部份神經，未能用於抗日，以成其莫大偉業，未免令人代為可惜也！

九、各種謠言之襲滅

馮先生因爲抗日主張，不能實現，無法帶病掙扎。又不願遠遊異國，去偷閒卸責，所以纔避居養病，讓當局們安心一意去實行他們自稱的救國計劃。但是馮先生是力主抵抗的，馮先生不在政府，則抵抗的假招牌，恐怕減色。總希望他坐在那裏戴上一官半職的名義，而不再提「收復失地」等主張。可是馮先生出山的目的，並不是爲作官，所以主張不行則退，不爲名利所誘，因此令對方惱羞成怒，不能不費盡苦心來創造謠言。

1 第一種謠言，說馮先生要往廣東。馮先生至今依然在北方，足爲有力的反証，這適足以表現當局憎惡西南及反對馮先生抗日主張的心理而已！

2 第二種謠言，假借監委周利生的名義，發表談話，說故宮古物，在馮時代無可稽攷，這已由周登報更正，本勿庸說，可是馮的窮困與徙居多處，既無寶，亦無藏寶之說。久爲國人所共知。况遺宣統出宮之時，故宮一切，均由李石曾等組織委員會清理，亦與馮無關，可見此種謠言之無稽。然而政府鄭重聲明古物並不南遷，而今又如何？南遷後之歸宿，當然更無人知道了！于此，可見此謠不純在誣馮，其實在移轉國人的視線。但是這種謎，歷久必破的，所以馮先生方面，並不以此介意，其對記者談話如左：

（泰安六月十一日通信）記者昨過泰安，曾赴普照寺訪問馮玉祥，馮氏發表談話如左。

（問）馮先生近來病況如何，（答）已較前大減，惟時有咳嗽，（問）近來遊興如何，曾登泰山絕頂否？（答）登借頂一次，附近名勝，尙未遍覽，（問）李協和先生來此，曾住幾時，專爲探視先生，抑尙有其他意義？（答）李先生爲余

之老友，此來一則爲長期之快聚，一則因近患腦病甚劇，藉此休養。嗣以此間無名醫，已赴滬療治矣（問）先生對時局有何新的意見發表否？（答）余山居養病，不欲對時局多所聞問，故亦無可言者，（問）各報對先生之言動，時有登載，先生亦常見之否？（答）新聞界對余之紀載，自是有聞必錄的性質，不過余對此頗有連帶之感想。即在民十四年，曾見有日本人名佈施勝治者，捏造馮玉祥與俄國締結密約，登諸各報，並有條項之列舉，一似真有其事者。余初見之，頗爲驚異。嗣後於民國十七年，見佈施，詢之，彼乃云，係受人之託，不得不爾，以後當再寫幾篇好的云云。民十五年，亦曾有人在報上發表談話，謂馮某將故宮古玩，出賣三千萬元云云亦不能見信於社會。近來又見有盲目類似之無稽的談話，將來也許他親自來見我，證明其謬妄也，（問）先生最近是否離秦？（答）現在並無他往的打算。

3 第三種謠言，即羅部長來電詢問之與閻軫吳聯合擁段張去湯及復辟等說

，造此謠之人，係太不知馮之歷史與主張，可謂其毫無常識，茲錄馮復羅爾電，即可知其內容：

電羅部長（一）

萬萬火急，南京羅部長鈞任先生助鑒；密，陷電敬悉，所示第一項中云：日方謠傳祥與閻韓吳聯合擁段，張欲去湯及復辟之說，殊堪發噁。祥自養疴以來，除讀書外，其他見聞甚鮮，且祥之歷史及思想，亦為先生所素知，過去聲討復辟，驅逐溥儀，打倒軍閥，反對獨裁，豈能於今日再有擁段復辟之謬舉哉。至第二項所謂：魯川等省內戰，匪共搶劫等事，祥非執政不能代答，請先生轉問今日之手握軍權應負造亂之責者。再李頓報告書第二章，叙及首都革命時，有馮玉祥背棄其長官一語，先生當復憶及，若謂祥與總理共同討伐賄選，驅逐帝制餘孽，為背棄長官，則是一切革命者，皆有背棄之嫌，而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國民政府，又將何以自處。此事關於國民政府在國際地位上極有關

係，其望先生有以駁正之也。特電奉覆。弟馮玉祥世 廿一，十月三十一日

電羅部長(一)

萬萬火急，南京羅部長鈞任先生勛鑒： 密前電簡略奉覆，念及當有應

行補充者，特再電達。陷電所示諸謠傳，恐非僅爲日人所造，而爲主政者，欲卸責，欲中傷異己，所故爲之辭。歷年苛政，致農村破產，萑苻遍野，共黨藉之以起，外患因之以來，而對外之軍事準備，不肯稍爲，甚至反對任何人之愛國行爲。凡主抵抗者，均受其排擠。滬戰之際，有主援滬者，皆被指爲賣國。彼只知留其實力，爲個人權利之爭，造成各省軍事上之對峙局面，隨時隨地，可以爆發，而利用之。如劉珍年之割據，造成膠東之戰。利用二劉之衝突，造成四川之戰，皆其明証。對外則一任義勇軍之自生自滅，然又欲卸其賣國殃民之責，一若對外失敗之責非我也，某某異己者也。故有此最不近情理，不合事實之辭，以圖誣蔑。夫溥儀爲祥十三年所驅逐者，當時有一般人，以爲不當，

必欲爲之保存帝號而後快。今日反誣祥有擁段復辟之說，居然勞先生之電誦，此事本不足辨。前事俱在，婦孺皆知。至於不禦外侮，專事內戰等責任，留爲媚外之最有力者所担負。而土匪遍地，共黨蠱起，更爲苛政之遺害，不僅與祥無關，即與其他任何不負政治軍事上之責任者，皆無關也。想先生亦早已見及矣。茲有二事：亟望先生加以注意者。即一報載：戴季陶秘密赴日，兩次簽訂某約，二，日本借給特別費八千萬元，以爲中國不作對外軍事準備之代價等說，斯乃於外交上真有嚴重之意義者，當望先生有以明察而挽救之也。弟馮玉祥。

。 廿一，十，三十一，

馮先生於復羅部長兩電之外，再於次月三日，發表一通電，以說明其主張之部份，原文如下：

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廣州洛陽南寧太原張家口綏遠濟南各報館並轉全國各民衆團體均鑒，當茲國難正殷，外交孔急，適接外交部羅部長兩電，重有

所感，特陳述意見如次：文曰，昨接羅部長陷電，大意謂：頃據報告最近日方極力分化北方，謠傳韓須獨立，馮閻韓吳聯合擁護，張欲去湯及復辟。又宣傳魯川粵閩貴等省，內訌不已，隨地匪共搶劫，英人已助西藏獨立，藏兵已入川邊，蒙人已將大舉入寇，盼對該項惡意宣傳，闢其謬妄，加以否認，曾經兩電羅部長有所伸述。茲又接外交部世電，轉述顏代表等致濟南韓主席，成都劉主席，掖縣劉師長，重慶劉督辦一電，略謂：近日國內傳來消息，頗駐聽聞，有謂長江匪患尙熾，西南將宣告獨立，北方政客密議，改隸爲國，山東內戰日酣，四川萃師爭雄，致友我者嘆息，忌我者訕笑，務望放開眼光，鑒除意見等語。我詳讀兩電之後，環顧國內現象的紛糾，國際空黨的惡劣，憂憤交集，五內欲裂，此時何時，此吾民族國家一息僅存，最後掙扎死迫眉睫之時，當茲生死關頭，若猶不能一發天良，一振士氣，一伸正義，一言是非，而憂憐沈溺者，悔禍的心理，挽救這垂亡民族國家於萬一，尙何以自解。吾人當此大難當頭

之際，凡有所見，不容緘默，凡事當言，不容推諉，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盡的責任。如果，全國的同胞，都能徹底的覺悟，那麼民族國家才有轉機，外交折衝，才有後盾，事實勝於雄辯，我們是必趕緊把現實改造起來。

第一，要實現真正的統一政治，建立充實的抗日的收復失地的中央政府。自民十七政府成立以來，我曾在保定發一馬電，主張各方軍事領袖，放下兵權，早赴首都，共謀國是。同時即將開封政治分會取消，以示尊重中央統一政治之意，當即首途晉京。其後我第二次南下，一般同志，皆以最熱烈的誠意先後歸集於首都，共謀訓政的開始，表面上頗極一時之盛，多數同志到京以後，見把持獨裁的人，毫無誠意，因此深致不滿。當時我曾以好意相勸，不料竟以此獲咎，其他同志，旋亦先後引去。嗣後經過幾次的反對獨裁，全歸無效。直至現在，造成國內的紛亂局面，而又不惜用種種策略，於一省或數省之中，培植二個以上之不相統屬的勢力，互相牽制，矛盾愈醞釀，衝突愈尖銳，一省如此

，數省如此，試問政治如何能够統一，此專就地方而言。再看中央如何，無論爲中央委員，或國府委員，除奉命惟謹者外，即使在京供職，也是無事可作，甚或被迫他往，此次汪先生之去國，即其一例。其不在京者，更是多方排斥中傷，惟恐去之不遠。試問政府如何能够充實。去歲九一八事變之後，我會抱着十二分的熱忱，希望大家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我認爲必須先要精誠無間，才能真正團結，能够真正團結，才能共赴國難，在這東省淪亡的嚴重教訓之下，還有甚麼個人意見，不能蠲除的鴻溝嗎？因此，我力主胡汪孫諸先生，同時晉京，不料奔走數日，迄無結果，只好先與孫哲生陳真如諸先生到京中，一面仍分別函電胡汪蔣三先生，早來共商大計。迨蔣先生到京之後，曾與蔣先生面商，個人願赴香港迎胡先生，或吾兩人同去，以實現真正的大團結。孰意他竟又襲其拉胡排汪拉孫排胡的故智，拉汪排胡排孫了。試問如此作法，如何能够團結，並不是團結不可能，而是他不向着團結去做，於是我這種熱望，終於成

了空想。關到現在，洛陽的國民政府主席，是等於虛設，所謂責任內閣的行政院長，也不得不出國遠遊。人民只看到滬寧贛漢的飛機，常載着一切的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重大的使命，飛來飛去。我們總然說，這不是獨裁，有誰能信。我受了這次教訓之後，才了解我的希望，不該過於迫切，應當先從喚醒真正的覺悟入手。如果能夠覺悟到已往的路子走不通，而惕然於「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警語，自然馬上就能懺悔過去的一切，重新由精誠而團結，而共赴國難。由一人的澈底覺悟，而促成救國的國防政府實現，真正的抗日以武力收復失地。同時刷新國內政治，這樣才能挽救目前的大患，補償過去的損失。

第二，要勵行民主政治，國民黨不是高唱民主政治嗎？然而自從以黨治國以來，民主的精神在那裏？所謂民主政治，是由人民來管起國家的事。然實際上，人民對於政治是絲毫不能過問的。姑且說：在訓政的時期，又當別論。但是自從訓政開始以來，就當訓練人民，使他知道甚麼叫政治，怎麼去管理，充

實他參政的常識。六年的工夫，也不爲過少了。然而實際上，並沒有作到「訓政」這兩個字。因此，國人多要求縮短訓政時期。汪先生是主張民主政治最力的，年來有過舉辦地方自治的建議，以樹立民主政治的基礎，直至現在，也沒有作到一點成績。因此，曾說過南京是首都，尙且辦不到地方自治，遑論他處。這真是概乎言之。再退一步說，各種地方團體的組織，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基礎，代表各界一部分的意思，實際並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例如：商會的組織，遇有苛捐的加征，商運的不便，不平等條約的協定等事，不但不使他參預，就是向政府呼籲，也是無効的，因而造成了物價的飛漲，銷路的停滯，飢饉不能與熟荒相調劑。如今年的湖南，陝南，綏遠等處，皆是豐收成災，而大批的美麥麩粉，却由政府源源的輸入，還有上海南京都用日本煤，而山東的煤，返不能運往上海南京等處。因此商會不但不能行使他的民權，反而成了政府剝削商民的經紀人了。其次各處的農會，更是黑暗得不堪，他的構成份子，十有

八九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爲黨部所收買，作走狗，無端給農民又多加一層壓榨而已。像這類的情形，如何配稱民主的政治，人民所見到的，只是假借黨治之名，壓迫民衆運動，剝奪人民自由，強奸民意，造成敢怒不敢言的銷沉景象，整個社會的破產，滿目瘡痍的狀況而已。再說到黨治之下的黨，一部份黨員，早將黨的紀律撕得粉碎，於是犯烟土，吸鴉片，侵吞公款等罪惡，承襲了整個的士劣的行爲，而有過之犯罪者，都可以逍遙法外，置而不問。監察院的彈劾案，只裁制縣長局長，而不能裁制大官貴人，他以爲懲辦了大官貴人，致他們不爲我用。殊不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一方面固然收買了大官貴人作股肱心腹，而他方面則破壞了全部的法律，養成了古今中外所無的貪風。監察院委員高有唐先生在濟南發表的談話，狠可以證明監察院的無用了。因之人民失去了法律的保障，一任黨官的剝削而無所告訴。最近雖然頒佈了行政訴訟法，不過也是一種具文罷了。再說黨內的同志，所見到的只是傾軋排擠，監禁暗

殺種種事實，其爲個人所深忌痛恨，而又不能置之死地的，就造作種種的謠言，給他加上一頂紅帽子，否則就給加上一個復辟的罪名。所謂親愛精誠，不過口頭上的假話。遇到開會，也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一人的意旨，事在必行，不問是非利害，總要多方設法通過，毫無民主的精神，只是獨裁的變象。所以胡先生說，這幾年那裏看得見黨，只是見到個人，只是見到軍閥。這話說的一點都不過分。因此，黨的意義，黨的組織，黨的前途，徒貽國人的唾罵，同志的悲痛。我以至誠愛護本黨，所見如此，安得不言。今後如果仍要以黨治國，那麼當痛改前非，把過去的種種嚴重的不可饒恕的錯誤，一一糾正過來，使民主的精神，真正表現出來，變象的獨裁，真正清洗了去，勵精圖治的肩起黨的使命，腳踏實地的作去，再不要以喊口號貼標語，欺騙民衆，而且民衆已經看夠了標語，聽厭了口號，非把真正成績拿出來，民衆得了寔惠，是再不受騙的了。

第三，要發展爲國爲民的建設事業，打破自私自利的企圖。我每逢讀到孫總理的遺教，真覺得我們是罪人，不但是國家的罪人，而且是總理的罪人。我們清夜捫心自問，北伐完成了五年之久，關於國計民生的遺教，到底作了那一部分。如果作到萬分之一，還可以解嘲。當民十七二次大會的五次全會裏，我曾經提議關於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逐漸施實，而結果只是一張廢紙，誰不會理會過，還有因豫陝甘災情重大，呈請中央發抒經濟實用政策，實行以工以商代賑，以農民開礦代賑，國幣既不虛耗，民困又可昭蘇。當時並痛陳如果民不聊生，國何以立，歷觀前代民變，唐末黃巢，明末流寇，其禍皆不過少數飢民揭竿走險，嘯聚持劫，卒成大亂。我並不是好爲危言聳聽，請看今日如何，我所請求的，是沒作到，而我所預言的，則不幸言中了。我們現在平心靜氣的把國內的建設事業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不但沒有一點成績，相反的把原有國民經濟建設事業，都被榨取摧殘破壞的不堪涉想了。如農村的破產，失業的增

大，購買力的減少，生產事業的衰落，穀賤傷農的現象，江蘇安徽等處的民變，遍地土匪的猖獗，各處共黨的蠶起，最近報載入超總計將達六萬二千萬關兩，以上的驚人鉅額，凡此種種現象，恐怕再要延長二三年之久，不要帝國主義者，用砲火來打，我們整個的國家，就要千瘡並潰，自陷於滅亡了。但同時從另一方面看，成堆的餓死枯骨，已變成了堂皇富麗的洋樓，無數的血汗膏脂，已變成外國銀行的存款，我不相信所謂革命只是革掉人民的命。而所謂建設只是建築大官的洋樓。然而事實却擺在面前，怎能不教人懷疑叫苦，我希望而且是目前最迫切最小限的希望，即是領導羣倫的先生。第一步先打破自私自利的心理，不要妄想把人民剝削的淨盡，而自己可以高枕無憂，更不要妄想把國家弄亡了，而自己可以徜徉世外。第二步造成一種廉潔盡職的風氣，把自私自利的心理，用到爲國爲民的方面，並且不要高談學理，枉事舖張，在可能的範圍之內，能作到一分，就收一分的成效，能作到十分，就收十分的成效。但能使

社會秩序漸漸穩定，再一步一步的建設起來。自然以上所說的國難，都能得到一個相當解決。

第四，要轉移對內的仇殺到對外的捍禦。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當外患嚴重的時期，還在屠殺自己的同胞，何況是在經過二十年内戰的中國，尤其是失掉了東北三省的今日，除了準備着充實的力量對付敵人，決不能再有對內的消滅異己的謬舉。而且如果抱定對外不捍禦，對內不安協的一貫主張，一定永遠不會實現真正的統一，必至於更加紛亂。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就是使人知所警惕而團結內部的意思。誰知今日的當局，適與此相反，喪土辱國，儘可不顧，儘可交給國聯去管，而對內的仇殺，則不能放棄其一貫的主張。殊不知這種矛盾，若不從根本上去着手，只有愈演愈烈，相反的這種矛盾，並且是他自己一手所造成。如關於軍隊方面，有的十成發餉，而且有特別費，週轉費等等名目的補助。有的則五成六成不等，

即待遇較優者，也是三十五天發一個月的餉，有的時時被縮編，有的時時在補充。一方面裁兵，一方面河南安徽等處隨地可以看見招兵的旗幟。這種不平的辦法，常常引起兵變，兵變之後，便又派兵去打。其次關於共黨的，因為人民被剝削的加重，無所逃死，致共黨的勢力日益加大，又纔派兵去勦。製造土匪的方法，亦然如此，打平一處，勦平一處，另有幾處又繼之而起。如此繼續下去，一面造亂，一面平亂，這無異替帝國主義作工具，而加速了中國的滅亡。然而充滿了民族意識的軍隊，和民衆見到東三省的陷落，莫不義憤填膺，立圖恢復，如東三省義勇軍的掘起，上海十九路軍的血戰，各處學生的愛國運動，各埠民衆的排貨運動，在在都足以表現民族精神的充溢。當局在這個民氣激昂的時候，要獎勵他們，組織他們，訓練他們，領導他們，來作一種全國總動員的準備，共同擁護民族國家的利益，「多難興邦」，未始不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然而計不出此，對於這民族意識的表現，有的聽其自生自滅，毫不給以援助

，對十九路軍和義勇軍的態度，就是如此。有的加以取締壓迫和摧殘，對學生愛國運動的態度，就是如此。在這種種倒行逆施的情形之下，高呼着政府有辦法，不要民衆多管閒事。然而所謂辦法，一年以來，我們還看不透在那裏，尤其使人不解的，所謂欲對外先對內的政策，當這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眼前的今日，帝國主義國家，是不容我們從容不迫的這樣去作，恐怕對內的問題，還弄不清，國家已經亡了，還談甚麼對外！再進一步說：這種的對內方法，不是消弭矛盾，而是製造矛盾，越是這樣對內，越是使矛盾更加深刻化，還是先對自己本身的矛盾檢查清楚，反過身來克服了違反民衆的獨裁的意識，使大家的視綫，全注重到對外，政府把對外的最適當的方針，決定之後，立即公告國人，認真進行，不要再作自欺欺人之談，如此內部自然就漸趨於一致，種種的複雜問題，自然也就單純化了。

第五，要認清客觀環境，從根本上着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

中國，所受到帝國主義之束縛，已將近百年。我們在這創劇痛深的現在，要想從帝國主義羈絆當中解放出來，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不僅是把目前的危難渡過去，就算了事，而且危難的暫時緩和，並不是根本解決，不要事過輟忘，重入於睡眠麻木狀態之下。我們應當一方面嚴整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綫，一方面勵行革命外交高築關稅壁壘利用國家資本發展生產事業，連立國防基礎，提高人民生活，最低的限度，能要作到這幾項，中國才有希望，才不至被人瓜分共管。

這幾年來我每逢說話，就有人疑惑，我是意氣之爭。但是我以上所說的，在同情於我的從反面看看，是不是意氣之爭呢？在表一半同情於我的看看，是不是事實呢？在不同情於我的看看，古今中外究竟有沒有如此的現象呢？我非到萬不得已，本不欲多言，但是讀過以上兩電之後，感覺到萬分的難過，電中的事實，究竟是誰造成的呢？在我看來，今日的外交，能否得到勝利，並不是電中敘述的那幾件事，所能够影響的，還是根本問題要緊。所以認為我說的這

五項，才是真能影響於外交的重要條件。中國的一切現狀，一切消息，外國人比中國人還要知道得更清楚。如果電中所述的是事實，根本我們就不能否認，如果是謠傳，根本就不必否認。我今天所以要多說幾句的原因是：見到中國的危機，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如果，自己再無比較根本的辦法，恐怕最近的將來，不是瓜分，便是共管，相信有許多人想說挽救危亡的直言，而又怕箝制輿論者之權威。然而此時不說，等到共管瓜分之後，說也無益，甚至欲說不得，因此我不顧一切的，發表這點意見，而且是目前最迫切最需要的意見。當然還够不上具體主張。如果有人批評我的話，還不做底，我也並不否認等語。

特奉電達。馮玉祥江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

十，關懷抗日將士

自榆關失守，熱河亦相繼淪陷。華北各軍雖有出動模樣，然無統一之指揮者，亦無統一之作戰計劃，時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况茲隆冬，後方無運輸機關及醫院之設，前線無充分給養及禦寒品之準備。馮先生雖無統帥軍隊之職權，然久事軍旅，深知士卒之疾苦，與作戰之必備條件。故無論對任何部隊，凡抗日者，皆非常關懷，盡力之所及，以爲之助。對於義勇軍，則竭力奮勉朱（霽青）諸先生，并贊助馮（相伯）先生所倡率之救護。且向中央及西南各要人，爲前敵將士呼籲，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條陳抗日軍事之各種辦法，又以私人資格，募集款項，購製禦寒之皮背心，分贈抗日各部。故馮先生身雖在野，然對

於抗日方面，莫不竭盡心力以促進之，非徒託空言者，所可比擬也。茲將此時期發致各方函電，彙載於後：

致朱霽青函

霽青先生惠鑒，俗麓一別，忽已半載。時聞大旆冒死出入彈雨砲火間，輒爲神馳於左右。頃奉手教，益知先生抗日之舉，備極艱險。蓋我軍以臨時結合之故，兵力不足，訓練不遑，器械不利，餉需不給，衣食不完，後援不濟，有此數難，而能於暴日大砲飛機之下，冰天雪地之中，拚萬死以殺敵，國人之稍具人心者，聞義勇軍奮鬪消息傳來，未有不引領東北，感極而臨風隕涕者矣。尙望益振軍威，再接再厲，政府不足恃，惟有全國不甘爲亡國奴之人，爲可恃耳。弟居此雖適，悲憤難忘，何時當步趨先生後塵，以求無愧於天下後世也。國難正深，益企爲國家爲事業萬千珍重，臨楮馳依，神思飛越，敬祝勝利，不盡欲言。

弟馮玉祥拜啓十二月三十日

復馬相伯函

相老前輩道鑒，頃奉手教，并法書一幀，辱荷獎飾逾量，慚悚無已。捐冊一份，聘書一通，書稿一束，亦經拜讀。溯日本數十年來，挾其北進政策，處心積慮，以謀蠶食鯨吞我中國，彼朝野上下，雖婦人孺子，莫不以中國國土爲其理想中之樂園。用是勞神焦思，以鑽研中國之歷史，地理，物產，國情，民性，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以及其他種種；雖至微之極，不爲國人所經意，亦并加以研討，而分析之。積數十年之功，而得有最深刻之認識，最詳晰之結論。故敢於一發而擣取東北，再進而窺伺熱河，非偶然之事，乃必然之勢。蓋其知我者深，而慮己也審。操必勝之權，立不敗之地，固非狂妄冒昧者，所可比擬者也。回視中國則何如，有深識遠見者，只抱亡國滅種之殷憂，而爭權攘利者，不惜媚外求榮之逆舉。此外更有多數人，陷於醉生夢死之境，不能知己，遑論知人。以彼例此，寧不可痛。先生以如此高年，倘國家有養老尊賢之

典，早不應再以國憂憂長者，而先生憂國心長，救國念切，年雖高，而志彌壯，孜孜矻矻，致力於仇國之研究，以冀啓迪於國人，獻策於政府，此其意義，又豈尋常文化事業所可同日而語哉。事實不敏，竊願追隨長者左右，以增益其所不知。辱惠聘書，敢不拜領。惟經濟力量至爲棉薄，謹先奉上百元，以盡微意。倘假時日容當補其缺憾。幸先生必能原諒之耳。他處如能經募者，亦必盡力以措之，先此奉覆，敬候福祉，并祝年釐。

馮玉祥拜啓十二月三十日

致邵海濱電

海濱先生大鑒，微電敬悉，茲奉覆一電，並請轉展堂伯南任潮德隣健生諸先生均鑒，暴日憑陵，日益危急，倘再不全力抵抗，則華北各省，隨時可淪於日人之手，現在已至最後之生死關頭，非速圖抵抗，不足以挽茲垂亡之局。最可痛者，尙有無恥之輩，以爲土地可以無故喪失，人民可以任遭屠殺，只須容

忍妥協，讓步屈服，即仍可敷衍目前暫安無事。此種喪心狂病之卑劣心理，真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吾人此時，只有站在民族獨立之意義上，抱定堅決意志，以毫不猶豫之態度，向日人反攻。力量之大小雖不敢預期，然必能有多少力量，即用多少力量，以與暴日作殊死戰，現在提出下列口號：一，凡為民族獨立而同情抗日者，皆為吾友，應互相提携之。二，凡為親日辱國以阻撓抗日者，皆為吾敵，應竭力攻擊之，不知當否，並請指示。茲以目前之推測，或者抗日大戰，已不在遠，亟應首先籌劃者，即為給養衣服之準備，槍械彈藥之接濟，人員馬匹之補充，在在需款，必須早為籌措，惟茲事體大，非群策羣力，不能有所成就。諸公夙主抗日救國，可否在廣州香港等處，設立抗日募款之組織，有志救國者，聞各位先生之風，必能奮然興起，集腋成裘，共勦大舉，此其時矣。除另電協和頌雲諸先生請其在滬進行外，務懇早日領導倡行，時機迫切，無任企禱。再馮祝萬先生今日抵此已面談種切，特此奉聞，詳陽。

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致李徐熊程張陳等電

協和季龍錦帆頌雲懷九譴黃諸先生均鑒：暴日憑陵，日益危急，倘再不圖，則華北各省，隨時可淪於日人之手，現在至最後之生死關頭，非速圖抵抗，不足以挽茲垂亡之局。最可痛者，尙有無恥之輩，以爲土地可以無故喪失，人民可以任遭屠殺，只須容忍妥協讓步屈服，即仍可敷衍目前，暫可無事。此種喪心病狂之卑劣心理，真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吾人此時，只有站在民族獨立之意義上，抱定堅決意志，以毫不猶豫之態度，向日人反攻，力量之大小，雖不能預期，然能有多少力量，即用多少力量，以與暴日作殊死戰。現在提出下列口號：一，凡爲民族獨立而同情於抗日者，皆爲吾友，應相互提攜之。二，凡爲親日辱國以阻撓抗日者，皆爲吾敵，應竭力攻擊之。不知當否，並請指示。茲以目前之推測，或者抗日大戰，已在不遠，亟應首先籌劃者，即爲給養衣

服之準備，槍械彈藥之接濟，人員馬匹之補充，在在需款必須早爲籌措。惟茲事體重大，非羣策羣力不能有所成就。諸先生爲民族主義之先覺，夙主抗日救國，可否在上海設立抗日募款團體，有志救國者，聞諸公之風，必能奮然突起，集腋成裘，共勦大舉，此其時矣。除另電展堂伯南德隣任潮海濱諸先生外，務懇早日領導倡行，時機迫切，無任企禱，並請隨時賜教，詳陽。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致張漢卿函

漢卿世兄勛鑒：榆關陷落，華北垂亡，暴日野心，方張未艾。足下於艱難困苦之時，謀捍禦撐持之計，遠道聞之，不勝佩服。祥僻居邊塞，懷國憂，悲憤之情，不能自解。近兄報前方殺敵將士，冒彈雨犯奇寒，不死於陷陣衝鋒亦死於厲風慘雪，此其可痛，蔑以加矣。刻大戰當前，不克與前敵將士共苦辛，內省神明，時用慚疚。茲特募集徽款趕製長皮背心一萬件，託鄂仲芝李時

市爾同志送上三千件，即請察收，酌發前方士兵，聊備禦寒之用。其餘七千件，已分贈殿英明軒更陳培五諸同志所率各部。此區區之數誠不免杯水車薪之感。然倘能再募鉅款，當陸續以籌之，斯亦萬不得已之中盡其心力之所能及而已。再此次榆關受傷官兵，皆爲極慘烈光榮之犧牲，未能親致慰問，時抱馳慕之忱，爰置贈品數事，一併賚去，並希代贈諸壯士，不腆之物，藉表敬意耳。現寇患益深，國仇待雪，維足下爲前途珍重。書不宣意，敬祝努力。

馮玉祥拜啓元月十九日

復北平工會函

北平市工會救國聯合會鑒：魚代電敬悉，承貴會屬望之殷，以大義相勉勵，殫心有餘，而力未逮，憤難遏而願莫伸。茲聞貴會之言，益增無限慚愧，徒見東北數千里領土，已淪異域，數千萬同胞，皆陷絕境。國人於此，方渴望武力收復失地。不幸爲不抵抗者所撓阻，將使大好河山，永劫不復，則不抵抗者

之罪惡，雖萬死亦何能贖其萬一耶！惟望今後國人以最大之努力，收最後之成功，祥雖不敏，亦絕不能愛其一身之犧牲，而必求有盡其夙願耳。特電佈覆，諸維亮察。馮玉祥號。

致孫哲生電

萬急，南京孫院長哲生先生助鑒：密，惠電敬悉，邇來暴日猖狂，益肆其囊括席捲之兇餒，東省可亡，榆關可亡，若再不斷然以武力抗之，則河朔亦必再亡，華南亦必不久而俱亡。懷過去而惕將來，誠不勝其憂懼之情矣。先生報國赤誠，久所佩欽，此次入都，尤示國人以團結赴難之苦衷。茲復承電促晉京，協商國事，殷殷之情，益用馳敬。弟自前歲九一八事變以來，即感於風雨飄搖，同舟共濟之必要，故有京滬之行，力促團結禦侮之實現，只以誠信未孚，所期輒左，外憤寇患未戢，內傷意志未一，徬徨焦慮，莫知所計。其後避地隱居，非敢苟安，實慚能解耳。數月以來，默察國際形勢之險惡，仇國侵略之急

進，國內空氣之銷沈，悲憤激，以爲炎黃子孫將不復爲世界人類齒數矣！然尙認爲有一線之望者，榆關砲聲，已引起國人之相當注意，倘介石先生，從此決心抗日，立即興師，以未死之人心，復已失之國土，則弟之夙願也。尤望自今以後，不論日人以任何狡計，希圖緩和，亦決不因此而轉移我之既定策劃，此又弟之預期也。果能如此，國乃可救，至於弟之區區一身，早已獻之黨國，決不敢置身事外，以貽國人羞也。披誠奉覆，統維亮察。弟馮玉祥叩養。廿二年，一月，二十二

復于右任函

右任先生道席，日昨勵齋先生蒞此，具道盛意，至佩至感。頃接中央梗電，囑則普京，共謀決策。弟意此時國家出路，惟武力抗爭之一途，倘介石先生具此決心，弟當即日南下，以盡其心力之所及也。茲請黃少谷同志，代致候問，並陳種切，諸希惠答是幸，專此，敬頌道祺。弟馮玉祥拜啓一月二十九日

致胡鄒函

展堂海濱先生道鑒：華北情形，久未函達左右，想勞系念也。自榆關失陷以來，表面上雖有調動大軍，開赴前方之舉，而實際上如兵站之設置，彈藥之補充，軍費之籌撥等等；迄未舉辦，是無異驅十餘萬大軍於絕境，此云抗日，真欺人之談。現在前方軍隊，已有怨言，軍心既失，遑論應戰。南京政府，對於華北之漠不關心，有如此者，然對於古物南遷之事，雖經各方竭力反對，終不能打銷其原議，其賤人而貴物已屬乖謬。近且以古物押借外債，藉以維持其政治生命，倘此債一舉，恐國家將從此更多事矣。奈何奈何。祥以爲華北之存亡，南京方面，早已置之不顧，如西南諸賢達應時勢之要求，順人民之意，奮起救亡，頹勢可挽，否則華北恐不保矣。茲因凌先生南行之便，特致所見，至希先生有速籌之也。祇頌道履，不盡一一。

弟馮玉祥拜啓二月十四日

復中執會電

萬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口密，梗電敬悉，承召晉京，共謀決策，本應即日南下，以竭棉薄，只以近感風寒，尙未痊愈，擬稍遲，再行應命。然玉祥遠處邊塞，心繫國憂，近見榆關已失，熱河告急，外交折衝，早陷絕境。此誠全國奮起自決之最後時機，已不容再緩者矣。玉祥以爲當前最爲切要者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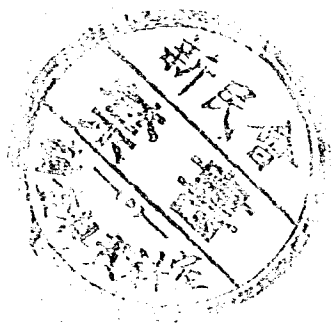
- (一) 組織統一指揮之軍事機關，統籌抗日軍事之全盤計劃。
- (二) 立即調遣精銳部隊，開赴熱河，灤州等處最前線，嚴密佈防，相機追擊。並派兵防守河北，山東，江蘇，各海口，以防日軍擾亂。再準備充實之預備軍，分駐於山東，河南，河北，察哈爾以厚兵力。
- (三) 籌撥鉅額軍費，以免餉源之不濟。
- (四) 派專員設置兵站於大軍行經各地，以源源接濟給養，免向民間勒索。
- (五) 派專員辦理交通事宜，俾免運輸梗塞，擁擠之弊。
- (六) 趕製大批皮衣，以備衝寒作戰之用。
- (七) 統一全國兵工廠，趕造最需要之各種器械，彈藥。
- (八) 派飛機協助

作戰，並以偵察敵情。(九)義勇軍之一切子彈餉糈予以充分之接濟。(十)恢復各種民衆組織，加以軍事訓練。(十一)歷年爲革命戰役陣亡及殘廢官兵以及抗日陣亡及殘廢官兵，應當訂一律優待辦法，以勵士氣。(十二)應嚴令軍隊行軍之處，必須嚴守紀律，不可擾民，並不許受人民供給，以免招人民之怨怒，而予敵人以利用之機會。以上各端，乃爲抗日作戰之第一步，亦即最低限度，而不可再少之準備。玉祥以爲今日之勢，捨武力收復失地外，更無其他途徑之可循，益日人貪暴無厭，我益退讓，彼益猖狂，非下最大之決心，難挽目前之頹勢，故先就軍事上之初步準備，特貢此見，伏乞鈞會早決大計，黨國幸甚。

馮玉祥叩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陸定生先生年譜

卷一



75

2/12/13

1)

11